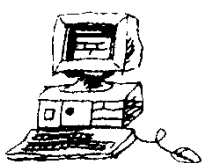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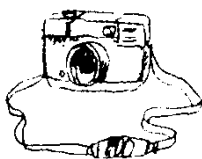


## 作者自我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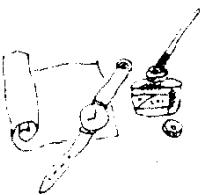
我是写书的那个陈丹燕，38岁了。我写过三十多本书，但是想想38岁这年龄，就不那么稀奇。我喜欢我写的这本书，写到后来我都哭了，生活到底是什么东西呀？连精灵都无奈。



我是陈丹燕的女儿，我9岁，叫陈太阳。我是四岁的时候学照相的，因为妈妈想看看小孩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地上的一块儿桔子皮。我高兴能为妈妈的书照相，这故事我小时候就知道了。最好我妈妈也是精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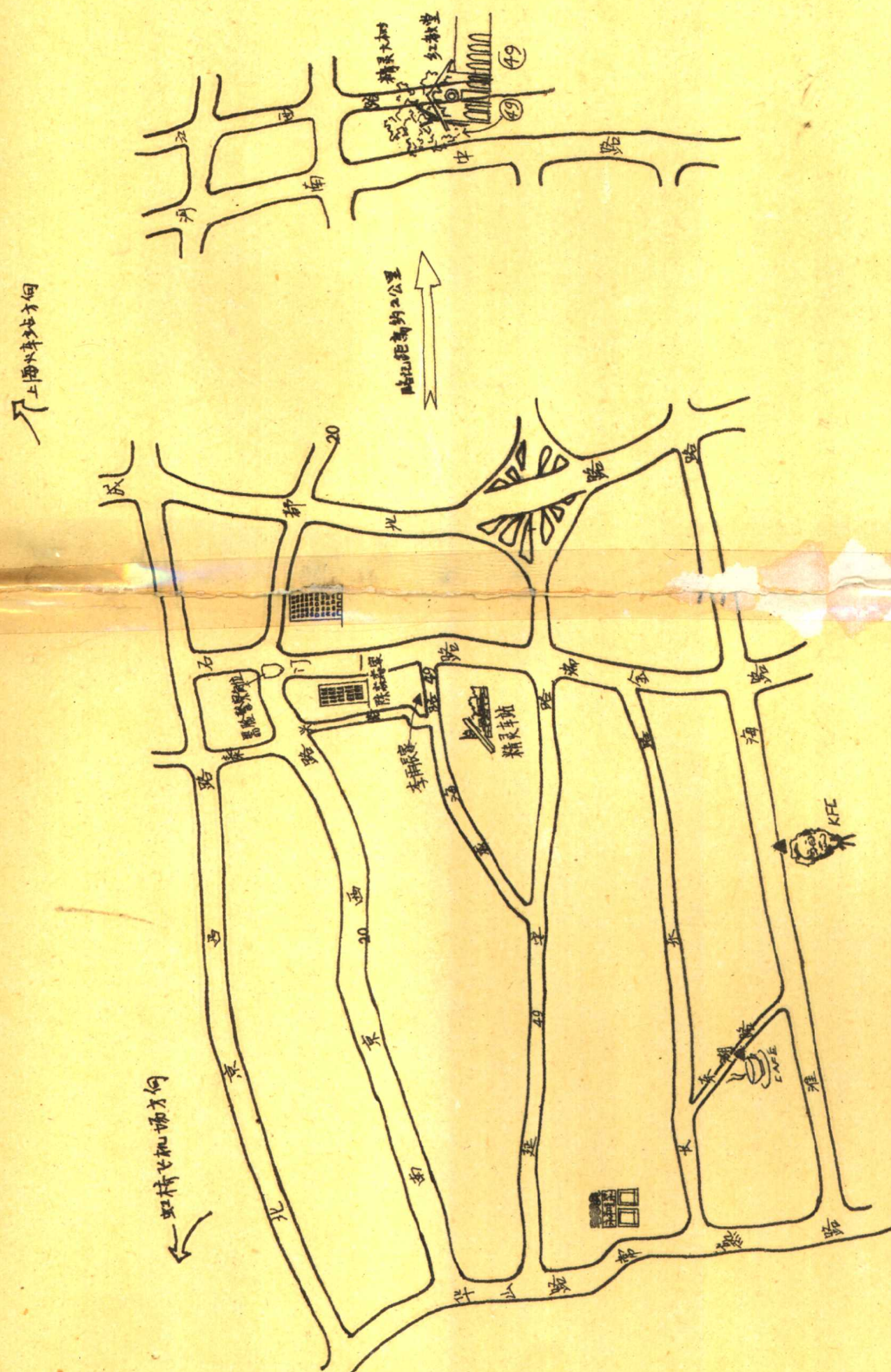


我是陈太阳的好朋友，我9岁，叫姜雨薇。太阳让我和她一块儿去拍照，我说好，好朋友一块儿干些什么事很让人高兴。我们常常晚上回家打电话，为了拍照，我们用掉了许多爸爸妈妈的电话费。



我是李力，19岁，是上海同济大学学城市规划的。我这一辈子，会画无数张城市道路地图的，但为精灵的故事书画一张指示图，却大概是空前绝后的。我希望这张地图能成为导游图。最后说一句，我是太阳的表哥。

故事地圖



## 目 录

一	我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	1
二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 .....	18
三	孩子的生活可真不容易 .....	36
四	我有精灵助考 .....	54
五	精灵爱人间 .....	71
六	爸爸还是要离婚 .....	89
七	孩子能做什么 .....	105
八	小孩学坏并不容易 .....	123
九	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 .....	151
十	永别了，妈妈 .....	171



## 一 我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没有发生以前，常常就像每一个平静的日子一样。这是我的经验。

那天傍晚，爸爸在桌边打开当晚的《新民晚报》，我家的信箱太小了，每次邮递员总要把报纸叠得皱皱巴巴的，才放得进去。爸每次一层层地剥开它们，都说：“明天一定要换新的信箱。”可爸爸太懒，他并不去做。

妈妈从厨房里把烧好的菜端出来，妈今天烧的是蘑菇炒肉片，最上面的肉片颤颤巍巍的。她对我说：“马上就好了，你先吃，吃了今天的蘑菇，你下次体育课会跑得比兔子还要快，因为兔子吃的蘑菇没有放油里炒熟。”

我从来不喜欢吃饭，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饿过，可今天很着急，把桌子都准备好了。妈今天为了赶画《红与黑》的插图，烧饭晚了。而我要吃完饭才能看教育电视台的《成长的烦恼》。现在除了语文数学课本，美国的电视剧《成长的烦恼》，就是我们班上全体同学都知道的东西，我和许多人一样，最喜欢的是它的开头，一



张张照片叠在一起，一个人眼看着就从小毛头（婴儿）长大了。连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一样。我们都盼着长大，可以不要天天上课受苦。我是那么爱这部电视剧，以至也喜欢照相这件事了，我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送给我一个小的傻瓜照相机，只要一有空，我就自己拍一些照片。只是我的技术不好，拍出来的妈妈，总是没有影子，也很模糊，拍出来的小朋友，倒是很清楚的。

我在为爸爸倒酒，爸爸是外科医生，就是那种拿了一把刀杀人家肚子来养活我和妈妈的人，他每天回家时都是好累的样子，从来不用他的那套钥匙自己开门，他不耐烦摸钥匙，他永远是“嘭嘭”地敲门。走进家门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种受了苦的样子，好像我们班上最顽皮的天王知道要被老师臭骂了，一步一步，怕踩死蚂蚁似的走向老师的那种样子。所以他常常在晚上喝一点酒，然后他的脸会很快红起来，然后，就活过来似的开始说话。他非常仔细地读晚报，连中缝里的寻人启事都看，好像他家也丢了人一样。

他坐在他的专椅上（那是一把摇摇椅），咚嗒咚嗒用力地摇着，然后把报上的事告诉妈妈，妈妈总是顺着



爸爸最喜欢坐在这个角落里面，看报、喝茶、骂房地产广告。听别的小朋友说，他们的爸爸，只要不是做生意的，也和我的爸爸差不多，他们都看广告，看完以后就开始骂他们。

爸爸说话，爸爸一说报纸上的房产广告骗人，妈妈就说：“什么离地铁仅 100 米，要么最大号的翅膀的速度是 100 米啦。”妈手里常常在赶画着什么白天没画完的插图，她是个自由职业的画家，在家里工作。

桌子上有三个杯子，爸爸的杯子要倒黄酒，我的杯子要倒雪碧，因为我没满 16 岁，不能喝可乐。妈说可乐里面有一种东西，会沉淀到小孩的牙齿上，把小孩的牙变黑。妈说，女孩子不能有黑牙，中国古代的女人都



长着黑牙，所以她们从来都捂着嘴笑。妈常说这样的话，爸爸一听到就会说：“不要瞎三话四（瞎说）。”妈妈的那个杯子要倒上可乐，她热爱可乐。我们家的三个人，每天吃饭都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用自己的杯子。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自己把爸爸和妈妈的杯子搞错了，等我反应过来，妈妈的杯子底已经被我倒上了一点黄酒。可它的颜色真的与绍兴黄酒的颜色差不多，我知道妈妈从来不吃酒，甚至也不吃醉虾。可杯子底的那一点点酒色，真的看上去一点危险也没有，那天我们体育课上跑了步，我的腿很酸，《成长的烦恼》马上就要开始了，要是我不赶紧坐下来吃，就来不及看开头了。我借着妈妈的杯子尝了尝，只是有一点酒味道，和可乐里的中药味道也没差多少。

爸爸在后面的大摇椅上大喝一声：“陈森森，不准偷喝可乐，牙要黑的。”

吓我一大跳。

妈妈听到，也在厨房里跟进一句：“陈森森，不要偷喝。”

小孩子的灵魂长得不牢，是不可以吓的。被他们俩



一喝，我马上把真的可乐哗地冲了进去。是怕他们发现了我的真实小错误，还是什么别的，我不知道。小孩子在爸爸妈妈的一声大喝里，就会做出莫名其妙的事。

妈妈的杯子里倒满了真的可乐，我也不能把整杯可乐都倒掉啊，太浪费了。

那时候我想，下次我一定注意。因为心虚，我特别把可乐大瓶子竖在妈妈的杯子旁边，证明里面全是可乐。

这时，妈妈把饭盛来了，自从爸爸开始在晚上喝点酒，妈妈就坐在离爸爸最远的那一边桌子吃饭，她甚至不喜欢闻到酒的味道。

妈妈喝了她的可乐。

妈突然满脸一白，含着第一口可乐，推开桌子跳将起来。她的眼睛瞪得好大，惊慌地看着爸爸，然后又射向我。

爸也跳起来，一把接住了妈妈。

妈妈的身体在爸爸的胳膊里轻轻挂下来，像一块最轻的绸子。爸爸挽着妈妈的身体就往他们卧室里去。在走廊里拐弯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垂下来的双腿像绸子衣



服被风吹过的时候那样，飘了起来。

像太阳从云里一点点爬出来，阳光一点点地在地上亮起来那样，妈妈那飘飘摇摇的两只脚一点点地变成了蓝色。

我吓呆了，我以为是科幻电影，不是真的，只是像真的一样，就像《ET》。

本来我想帮妈妈托住脚，可我害怕。她软软的脚步又飘了一下，红色的布拖鞋从她蓝色的、透明的脚上滑了下来，“砰”地落在我面前，像不小心从桌子上碰下来的一个苹果。

我大叫一声。

我从来没听到过有这么尖、这么恐怖的声音，我都让它吓住了。

在我吓得尖叫的时候，爸爸已经把妈抱进了他们的卧室。遥远的灯下，我看到妈妈的脸也变成蓝色的了，像一张蓝色的手帕，那么轻，那么薄，那么飘飘摇摇的。接着，看不清了，被蓝布遮了起来似的，妈妈的脸不见了。

妈妈成了一团蓝色的影子。



我不敢靠前，也不敢自己在客厅里呆着，妈妈座位上的那一小碗饭，还在冒着一点点白色的热气，就好像妈妈马上就会出来一样。我拉着爸爸衣服，紧紧靠在爸爸的后背上。我的心好像很痒一样的，它不停地发着抖。我看到了妈妈的手，它们还是从前的那种细细长长的，可现在是蓝色的，紧紧地握着，上面布满了蓝色的细小的皱纹，它在我的尖叫声里慢慢地松开，伸出一只食指，轻轻地摇了摇。这是妈妈的动作。

“别怕，陈森森，她是妈妈。”爸爸这时腾出手来，搂住我。爸的手真凉，湿乎乎的全是汗。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冷汗，就是爸爸手心里的那种冰水似的汗。

“她怎么了？”

“她一定是喝下酒了，不能喝酒。”爸说。

“她喝醉了？”我问，“快送妈妈去医院呀。”

我想起来了卫生课上老师告诉我们说，急救中心的电话是120。

爸爸转过脸来，抱着我，望着我，看了我半天，说：“陈森森你不要怕，你看见了我们家的秘密，不要对任何人说，爸爸告诉你，你的妈妈不是真正的人。”



我听不懂，妈妈不是人，那是什么？

“是真正的人以外的一种人，我们这个世界很大。”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看爸爸那费力的样子，好像是很惭愧说出这件事。

“你是说，妈妈是鬼魂？”

我想起每年暑假都在中午的儿童节目里播放的小鬼魂盖思波的动画片。可它是动画故事啊，小魂灵生活在大森林里，和一大群会说人话的动物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我，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在上海一师附小上学，会放很臭的大蒜屁，不一样啊，我是真的！可怎么也看见了鬼魂了呢。

“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爸爸马上纠正我说，“另外的一种人。”然后他紧了紧搂着我的手，有一点悲痛地安慰我说，“你别怕，她不会害你的，她不是你说的那种鬼魂。”

“那是什么？”我问。

“是属于另外一个空间的人。我们这个世界就像是蜜蜂的窝一样，有好多洞洞，住着不同的人。妈是另外一个洞洞里住的人，它们不害人。你说你妈妈害过你



吗？”

“看上去它和人一样的”我想起来妈妈平时的样子来。

“可也不是真的人。你看——”爸指指妈妈，他袖子带起来的风，都能把妈妈吹得摇晃半天。爸赶紧过去把门窗关紧，怕风把妈妈吹跑了。

她那么轻，幸亏被子重重地压着她，看上去像是被压住的一个氢气球。气球散发出来的是橡皮气味，而她却散发着很浓重的黄酒气味。这真是奇怪，她连一口都没喝下去，只是沾了一点点啊。看样子，她也不会吃人，不像书上写的那些真正的鬼魂。她怎么能吃人呢，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

是我犯了大错误，好在爸爸没心思追查。

爸爸说，酒里的酒精，是它最怕的东西，一碰就会现原形。

紧闭门窗的爸妈的卧室里，有一种从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的阴冷的寒气，像冰箱打开了门后散发出来的那种带水的寒气。那是妈妈的床上发出来的气味。当你仔细地闻，就能闻到里面的一种甜甜的腥气，让我想要吐



出来。妈妈像是一块那样的冰。

爸爸的身体很暖，他的肚子那里软软的，让我靠着，他握着我的手。

“我是它生的？”我问。

“是的。”爸爸说。

“那我是一个人呢，还是那种蓝色的人？”我问。等我问出来，心里才害了怕，要我也是和妈妈一样的人，我怎么办？

爸爸说：“谢谢老天，你是一个真正的小孩。”

爸爸看了我一眼。爸爸的眼睛在眼镜后面被放大了，被放得那么大，那么大的黑眼珠子，直直地看着我，好像里面还有许多马上就要说出来的秘密，一些可怕的秘密。从前我没有注意到，可今天我是为了看他是不是在骗我，所以用心地看他，眼镜后面的大眼睛，让我害怕起来。要是爸爸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呢？他什么都知道，可要是我不问，他就什么也不说，我怎么能知道他就不是蓝人呢？

我大叫一声，从爸爸身上弹了出去，我没有站稳，向妈妈的床倒了过去，我压在妈妈的身上了，可好像也



没有压着，我的身体撞在床板上，我听到妈妈的被子里发出了很细的一声呻吟，像小猫的那种柔弱而凄凉的叫痛声。

刺骨的凉气，还有一种腥气，真的是腥气，我在有一次和李雨辰一起杀死一条蚯蚓的时候也闻到过那种从土里来的腥气。

我跳起来，夺门而出。

后面有一条大大的黑影子罩了上来，是爸爸。

我尖叫，叫得比救火车还要尖，还要响。可爸爸从后面抱住了我。爸爸的身上真的是暖的，而且有一种温暖的气味，爸爸在我的尖叫声里大声申辩：“我不是蓝人，我不是蓝人，我和你都是一样的人，真正的人。”

我们来到了客厅里，我想起爸爸说蓝人不能碰酒，就点着酒瓶子对爸爸说：“你喝，喝了才能证明你是真的。”

爸爸拿过酒瓶子来就喝，马上，爸爸的脸红了，爸爸的额头红了，爸爸的脖子都红了，他的手还是暖的，他的脚也很重，爸爸不是蓝人，真的。这时我想起，从我懂事开始，爸爸就是每晚要喝黄酒的。



我也想喝，我也想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人，虽然我是妈妈生的孩子。可要是我变了呢？

爸爸把酒瓶子送到我嘴边，说：“你也喝，别怕，你刚刚碰到了它，更得喝点。”

黄酒是苦的，又辣，像放了辣椒水的咳嗽药水。我喝下一小口，它像一小条火，在我的肚子里熊熊燃烧起来。我的眼睛马上就肿起来一样，看不清东西了。发蓝了吗，发蓝了吗，我把自己的手举到长桌子的灯下，透过了灯光的手，是金色的，能看到里面细细长长的骨头。

再喝了口酒，全身都烫了，连脑子里面都是烫的。

撩开我的衣服，我的肚子在灯下面很白，一点也不蓝。

“我蓝了吗？”我问爸爸。

“没有，陈森森。”爸爸说。

可为什么妈妈是蓝的呢！那蓝色的一团东西，怎么是我的妈妈呢？我的心里真正难过起来，我的妈妈是常常说乱七八糟的话的好玩的人，是手指凉凉的，在冬天要碰我身体时，总先暖好了手的好妈妈啊，她现在到哪



里去了呢，她变成了一个让我那么害怕的东西。

我哭了。

爸爸抱着我，他说：“别哭啊，别哭啊。”

妈妈不是为了吃人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那她想做什么呢。她和我们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多么奇怪啊。

爸爸说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自己问妈妈，她明天早上就会恢复正常的。

“那么说，你从前也看到妈妈这样过？”我问。

爸爸点点头，很惭愧的样子：“在妈妈生你的时候，她不要去医院，因为怕酒精。”

都那么多年了啊，爸爸妈妈瞒了我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和别人一样的小孩！

爸爸说：“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照片上妈妈总是没有影子，也很模糊？是因为妈妈与我们不是一种人，她从来都没有影子。而且对照相机来说，她不够实在，就像你一般拍不出很薄的云一样。”

爸爸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要让你这么早就知道家里的秘密干什么呢，你会难过的啊。”



这是我很小的时候拍下的一张照片，拍我妈妈常常坐的那张桌子和那把椅子，妈妈看到我拍照要打开闪光灯，就连忙跑开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你看，那椅子上还留着妈妈坐过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她怕闪光灯。要是她在阳光下，照片上会照不出影子来，要是她在闪光灯下，照片上的妈妈就会变成像一张纸那么扁。

“你怕吗？”爸爸每天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晚上他们俩关着门睡在一间屋子里。

“我怕。”爸爸说，“但我没有办法。”

“你不是说妈妈不吃人吗，你怕什么！”我总觉得爸爸还有什么事瞒着我，所以一直多留了一个心眼。



爸爸说怕自己像许仙那样。

对的，妈妈也像白蛇一样怕酒，一碰到酒以后就会现原形。原来神话故事是真的可以发生的事。那妈妈也会像白蛇一样又善良又有本事吗？会隐身吗？会飞吗？能想什么就变出来什么吗？可是妈看上去一直是怕爸爸的，爸爸说什么，她就跟在他后面说。有一次妈妈说戴眼镜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眉毛太短了，要用眼镜边来加加长。爸爸说：“不要瞎三话四。”妈妈马上就很不惭愧地笑笑不说了。妈妈从来都没有像白蛇娘娘一样神气过。

我要小便，就让爸爸陪我一起去厕所，我已经长大了，爸爸不好意思看我，就把头别过去看窗子外面。我小便的声音真响呀，噓噓地响。我也不好意思，可我害怕一个人。妈妈红色的刷牙杯像一只墨西哥大鸟一样蹲在镜子前面，鬼鬼祟祟的。妈妈粉红色的洗脸毛巾，静静地吊在毛巾架子上，可好像自己就悄悄地动了一下，像一张马上要张开的巨大的眼皮。看着它们，我的心又痒痒起来，然后我又抖起来。妈妈所有的东西，好像一下子都有了灵性，随时会变出别的样子来。

爸说：“你别怕呀，你是我的孩子，我会保护你



的。”

我不完全是怕，还有一种奇怪的激动。

隔着客厅和走廊，我看着卧室里的妈妈，她还是蓝色的，看不清楚脸，静静地被她的花被子压着，可是我觉得她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好像是在求我不要怕她，她还是原来的妈妈，一心对我好的那个人，我不知道这些话是怎么到了我的脑子里的。我看到她满是蓝色小皱纹的手动了一下，我想起了妈妈平时的手，她很喜欢摸我的身体，我觉得心里有一点暖暖的，像从前妈妈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摸着我的后背的什么地方一样。

然后，那蓝色的手指动了一下，有一点微微闪光的蓝色像一个小蛾子一样朝我飞过来，它飞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了下来，原来它是一朵蓝色的绣出来的小花，是一个法国牌子“梦得娇”的商标的小花，我想起来，妈妈从来就是穿这个牌子的衣服的，我从小看着它长大。

我刚刚张开手，那朵小花就落到了我的手心里。它又湿又凉，像一块冰。

我惨叫一声，把花从手心里甩出去。

爸爸因为多喝了酒，眼睛也睁不开，听到我叫，从



## 一 我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椅子上跳了起来。

那朵小蓝花，落在地毯上，化成了一大滴水渍。

那天晚上，是爸爸在我的小房间里陪着我，我才慢慢睡着的。半夜的时候，我好像听到有人开小储藏室的门，那门不常常开，所以一开，声音就特别的响。我抬起头来，见爸爸靠在我的床边上睡得像昏过去一样，他呼出来的全都是黄酒的气味。我把头塞到爸爸的后背里，一动也不敢动，要是妈妈想要吃我的话，得先把爸爸搬开才行，可搬走爸爸，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爸爸浑身都散发着酒气，像一大团酒糟。

在睡着以前，我在心里骂了自己，我真的是一个自私的人，古代的小孩，为了保护自己的爸爸，就自己去喂老虎，可我呢！太不像话。



## 二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

等我醒来，太阳深深地晒满了整个屋子。楼下的南京西路上传来汽车的声音，还有那个站在路中间的警察嘴里的哨子声音。他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之一，只要他的哨子一响，再心急的人也只好停下汽车。

妈坐在地板上望着我。她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了，有一点瘦，眉毛淡淡的，里面藏着一粒红色的痣。她穿着一件很大的T恤，当然是“梦得娇”。白色的大T恤上，绣着一朵浅蓝色的小花，那种蓝色，就是昨天妈妈变的颜色。

我赶紧抓住自己的被子：“爸爸快来！”我叫。

爸爸还是睡着没有醒，他一定是昨天晚上喝得太多了。

“你别怕我，陈淼淼，”妈说，“我不伤害人的。”

她拍拍自己的手给我看，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指甲的长短也很正常。

可这并不真正说明什么，就是狼也懂得先装成一个外婆呢。



## 二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

她又伸出舌头来给我看，舌头上没有滴着血。

妈妈说：“我说什么你才能相信我呢！”她想了想，说，“我们身上是凉的，有一点点像冰激凌的意思，不过不甜。可人的身上是热的，特别是喝了酒的人，酒在他们的身体里到处着火，我们遇见人，就像冰激凌遇见太阳，只有我们怕人，怎么可能吃人。所以你真的不要怕我！”

妈妈是另外一种人，就像爸爸说的一样，他们是那种蓝色会飘的人，住在另外一个空间里的，和故事里的仙女、人鱼住在一起。他们是一种比人还要脆弱的人，风都能把他们吹跑。可是平时我们人不能到他们的地方去，而他们，在一天里的一个特定的时候可以到人间来，他们会走，也会飞。说起来，他们比人要高级一些。

所以妈妈他们是那种比我们真正的人要高级，可是也要脆弱的人。

“真的？”我问。

“真的。”妈妈用力点着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为什么要骗你呢！我都不能再说‘真的’，因为骗人的人



最喜欢特别再说一次‘真的’。所以我不说真的，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你可以看我的眼睛。”

妈妈把她的脸伸到我的眼前，她的眼睛是棕色的，像一只睡着了的小熊一样温和和诚实。

她这样看着我说：“我的孩子，你千万不要怕我。我会做许多事，那是别的妈妈不能为孩子做的，我都能为你做。”

“你会什么？”我问。

她伸手往前一抓，再把握着的手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在我面前张开来，妈妈的手里面，出现了一个我一直吵着要买，可是爸爸不同意给我买的电子小鸡。

“怎么样？”妈一脸既小心又得意的样子。

妈把电子小鸡递给我，起身到抽屉里找了一张一百块钱，把钱叠成一只小小的纸鹤，她把它放在手心里吹了一口气，说：“天皇皇，地皇皇，到淮海路上白色和蓝色的大百货店里去一次吧。”说着，她把小纸鹤往窗外一扔，钱做的小纸鹤顿时就像剪刀一样扎向前去。

妈转身对我说：“不能白拿人家伊势丹的东西，不劳而获和偷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不好的。我是一个好人，



就是别人不看见的时候也不做坏事。”

我紧紧地捏着手里那滴滴响着的小鸡。从前看《阿拉丁》，看到他有一个神灯可以帮他，看《木偶奇遇记》，皮诺曹有仙女帮着，心里真的是羡慕。没想到我也有一天发现自己有个这样的妈妈。

妈妈坐在一边，突然没有声音地笑了出来，比人们说的那种微笑要笑得更厉害。她的脸上全是笑，眼睛在闪闪发光，脸上在闪闪发光，淡淡的眉毛像鸟一样地飞向两边，她美滋滋地向我闭了闭眼睛。她一定猜出来我心里正在想什么，她一定是在为我心里想的那些念头高兴。

忽然，妈妈把手伸到自己的眼睛上，往里一抓，她的眼眶里就开出一朵蓝色的花来。她手上的眼珠儿变成了一小团蓝色的橡皮泥，她把它放在手心里捏捏软，然后揉一揉，搓一搓，拉一拉，做成一朵小小的蓝花，可我看到，花蕊里长着一只眼睛，正在一眨一眨，妈妈说：“天皇皇，地皇皇，到静安寺那里的小学校里去一次吧。”

那朵花就飞走了。



妈妈说：“有人在一个大房间里把青蛙切开来，许多孩子在看，青蛙有血流了出来，很凉，很新鲜，像最好的冰激凌。”妈妈响亮地咽了一下口水，“真想不到，你们也这样对青蛙。”

我说：“不是我们，是生物课的老师。将来一定会有无数青蛙的灵魂来找他，杀死他。我最恨杀青蛙了。”妈妈也知道，我最喜欢的小动物，不是狗，也不是猫，而是绿色的青蛙。

妈妈看着我，不再说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妈妈又说：“你那小朋友李雨辰正在做英文作业呢，我的天，她怎么咬铅笔头！”

我说：“那是因为她做得心里恨死了。”李雨辰算是我目前的好朋友，我们住得近，天天一起上学和放学。她和我不是一个小组，却一起坐在第四排，所以，我们中间只隔了一条通道，等于是同桌差不多。她是个瘦小的女孩子，我发现她的眼睛像是小兔子一样，眨得飞快。我虽然不能说是她的知心朋友，可我知道她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她虽然是班上的好学生，可也不喜欢做作业，她和我一样讨厌那么多的作业，可我们不得不做，



所以，她的铅笔头，全都被咬得像漏斗一样凹进去了。

“那她一定是个天才，被学校的功课压制住了，天才的力量就从牙齿里面跑出来，只好咬铅笔头。”妈妈说，“她怎么还是那么脏？”

她的爸爸妈妈离婚了，她跟她爸爸过，所以跟没人管的孩子一样。其实这也是我目前和她比较要好的重要原因。从前我喜欢和班上最出色的同学做朋友，我总是发现他们都很自私，而且很容易看不起人。所以我要找一个倒霉蛋当朋友，我想这样的人应该是自卑的，对我的关心，肯定心里很感谢。然后她就对我忠心耿耿。我很希望帮助别人，只是想要帮一个对我真正忠心耿耿的人，我才能信任，才会放胆和她做朋友，不会在帮助她的时候心烦，不会老想着：凭什么老是我帮你，你就不能帮助我？我从前就一直老这么想的。

“爸爸妈妈离婚的小孩都是这副模样的。”我说。

“那要是你的爸爸和我离婚了，你也会这样？”妈妈说。她那留在脸上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又像玩具熊那样，又软，又暖。



“你们不会的。”我说。

“要是会呢？”妈妈坚持问。

“不知道。”我说着去推了推她，“不要说这种吓人的话。”

妈妈叹了口气，又说：“你们王老师烫着脚了，她在帮你们班的小朋友热袋装奶，热水一下子溅到脚上，她一只脚在地板上跳。”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妈妈的眼睛飞到我们班上去了，她在家里就能看到我们班上所有的事。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于是我问：“你能到男厕所里去看看吗？”

妈妈吓了一跳，说：“干什么？”

我说：“不干什么，就是觉得奇怪，我从来没看到过男厕所是什么样子的。”

妈妈摇摇头说：“陈森森，你是一个下流坯。”

我忍不住笑，学校里什么地方我都去过了，就是没去过男厕所，我真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样。

妈妈说：“一长条像水沟一样的，白色的瓷砖，矮矮的木头门。”



## 二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

和女孩子的差不多。

妈妈严肃地说：“男孩子要站着尿尿这样的事，是不可以告诉你的，女孩子一知道这种男孩子的事，马上就会变成大人，就再也不会长高了，我可不想你是个那么矮小的人。”说着，妈妈哗地眨了一下眼，脸上的花就又变成了眼睛。

妈妈真的神了！和皮诺曹的仙女，阿拉丁的神灯一样。而更好的是，他们拥有的是宝物，坏人要抢，宝物是没有感情的，到了谁的手里，就为谁服务，而我有的是自己的妈妈，要是她真的是不吃我的怪物，她会永远向着我，不会被抢走。

妈妈看着我，脸上全是笑。她的笑容像一块抹布一样，一把一把，把妈妈的脸擦得闪闪发光。这时候，我才发现妈妈的脸原来是有一点伤心的样子，她的脸像好久都没有擦干净的玻璃一样，有一点灰灰的不爽气。这在从前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现在，妈的脸明亮得在闪光，才能发现从前不是这样的。就像是那种灰灰的玻璃，它也是透明的，可当你把它擦得发光了，才会发现原来看上去透明的玻璃，其实也是脏的。



妈高兴的脸，是多么好看啊。

“那你还会偷着做什么和人不一样的事呢？人家小鬼盖思波不光会变东西，还会飞。”我说。

妈冲我眨眨眼睛，就冉冉地升了起来。她的脚浮到桌面上来了，又浮到大吊灯那么高了，我这才意识到她是开始飞起来了，一动不动就能飞起来，而不是像小鸟那样，得使劲拍翅膀。妈妈升到了天花板那里，微微笑着看着我。然后在空中翻了一个跟斗，平平的，像敦煌仙女一样静静地平浮在我的头顶上。

我大叫一声：“爸爸！”

妈对我“嘘”了一声，制止了我。

她像小鸟喝水一样从空中凑近爸爸，很近地看着爸爸睡得死死的脸，对他的脸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那是在爸爸醒着的时候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可现在爸爸只是一脸诚恳地对着妈妈的鬼脸深深地呼吸着。

我笑出来。

妈妈先很深情地对着爸爸的脸亲了又亲，再装爸爸的样子闭着眼睛很陶醉很害羞的样子。爸爸醒着的时候，就是妈妈，也从来不敢这么放肆。



## 二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

我笑死了。

爸爸动了一下，妈吓得一抽，像烟一样升到上面去了。

她用手指指吊灯，说：“又有那么多的灰，我的天，今天要擦灯了。”

我赶紧说：“别。一点也不浪漫了。”

听到我说这个，妈妈的脸笑开了花，可是她还是忍着笑，对我吐了吐舌头：“陈森森，你可真是个懒虫，将来不知道你自己的家会有多脏。”

妈满房子飞着，像真正的飞机一样，还会俯冲和上升。可是她嘴里不停地说窗帘箱里有蜘蛛网了，要打扫了；又说画镜线里装满了灰什么的，太像一个烦人的妈妈。

于是我说：“妈，你能带着我飞，才叫本事呢。”

妈这才停下嘴来，她看了看我，飞过来抓着我的手，她的手指现在是温暖的，太好了。她把我抱在她的怀里。她的身体像最软的鸭绒被一样包围着我，她的身上有的是不再是昨天的那种冰箱里的腥气味，而是一种从前的那种切开的黄瓜气味，虽然是凉凉的，可是不冰，



而且很清香。我心里一下子高兴起来。

渐渐，我发现自己的小床变得小了，而且窄了，我看见睡在床边上的爸爸像一个大虾。

然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能看得见大橱顶上的东西，大橱顶上有一些灰白色的灰尘，还有妈妈画坏了、却舍不得扔掉的画。

接着我看到大吊灯那些向上张开的白玻璃灯罩里真的全是灰，最后我的头被什么东西顶住了，硬硬的，再一看，那是我家的天花板啊，我这不是在飞吗?!

我是在飞。

妈妈带着我穿过走廊，我摸着天花板一路向前，我们像两只鸟离开了鸟窝一样，离开了爸爸和我的小房间，飞过客厅，飞过客厅的桌子，那里还有昨天闯了大祸的那瓶绍兴黄酒。昨天我还吓得要命，我多傻呀!

我们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飞来飞去，我和妈加在一块，是很大的一块东西。一不小心，就碰到大吊灯，它就吱嘎吱嘎地摇晃起来，妈马上惊叫：“别把它碰掉了!”

我可不管。我喜欢看大吊灯被我碰的摇摇晃晃的，然后灯绳上的灰，像吃馄饨时候爸老要撒的黑胡椒面一



样撒下去，一直洒到妈妈的大床上。

妈在我身后心疼地大叫：“你这孩子怎么是这样的啊！”

我能像小鸟一样的飞吗？

像鸟一样飞在我们这条南京西路上，“哗”地飞到南，又“哗”地飞到北，看看美发厅的霓虹灯上脏不脏。

从气窗里看下去，我看到我们大楼下面南京西路和陕西路交界的地方，那个吹哨子的年轻警察正笔直地站在马路中间的圆台子上指挥交通，他看到一个会飞的女孩子会怎么想？前几天我飞跑过马路的时候，他还对我们大叫：“小人不要命啦！”然后过来一把抓住我的书包带子，像拉羊一样把我拉过马路去，所有的汽车全在他的哨子声里停下来，看我示众。现在如何，“小人”在他的头顶上飞！

我说：“我要飞到外面去。”

妈说：“不行，不可以。人家要看到的。”

我说：“妈妈！”

妈说：“真的不行，在人的世界里，就得像人一样



这就是十字路  
的黑脸警察。

生活，不能让人知道我们是不同的，这是我们到这里来以前宣过誓的，要不就不能来。”

说着，妈轻轻地把我放下来，我又回到了地面上，原来会飞的人，也是有规矩约束着的，所有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真正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妈也下来了，咚地一声坐到地上，看着我，很遗憾的样子。



## 二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

我看着妈妈，她是奇妙的，是我的，虽然她不能做所有我想要的事，可已经很了不起了。

妈妈望着我说：“我也爱你，陈森森。你救了我。我一想到你，心里就开始冒胶水出来，那是世界上最结实的胶水。”

什么？

妈说：“你要知道，这种从心里流出来的胶水是人的世界里最好的东西，透明的，黏糊的，让你的心越来越结实的。你们这个世界的人把它叫做感情。这是我们的世界没有的东西。你给我那么多，还有你的爸爸。”

妈妈那个空间里的人，因为从来不会生气，也不会高兴，不会吵架，也不爱，所以他们会像烟一样轻，会飞。因为他们没有感情，所以他们不用说话，也没有语言，他们整天就在天上飞来飞去，他们的风全是流动的音乐，不过对他们来说，等于是风，没有什么好喜欢的，因为他们的心里没有爱，也没有恨，他们的心是用最轻的水晶做的，什么也没有。

他们那里的人，都是为了找到一种感情来到我们这个空间的。他们觉得我们人间的感情，是胶水，把一个



爸爸头顶上的  
树，爸爸身后的红  
教堂，这就是爸爸  
识妈妈的地方。

个人，都紧紧地黏合在了一起。

妈妈也是为了要把自己和我们黏在一起，来到我们这里的。妈妈说：“所以，我们坐班车到人间来，要来这里的人很多，我等了好多天。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躲在没人的红砖老教堂里，那里很安静，虽然不是为我们准备的，可也合我们的胃口。教堂里的小天使也是我



们这样的人，我们总是要在那里适应人间的强烈的热气，大多数人都变瘦了。

“我们在黄昏时候出来，太阳下去了，我们就飞到外面的大树上玩，在没有人爱上我们、或者恨上我们以前，我们怕晒太阳。不过，许多时候，人总是先爱上我们，再恨我们，恨比爱要复杂一点。

“黄昏的时候，我们大家拉着树叶子荡秋千，唱歌。树下的人听不见我们唱歌，也看不见我们，只以为是树叶子在风里响。那就是和我们没有缘分的人。

“要是有人抬起头来找，或者停下脚步听，那些人要么是诗人，要么是想要爱上什么人的那种心里寂寞的人。这样的人在里面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歌声，不过这种人是对自己的感觉最怀疑的人，他们其实是感觉最好的人，可是他们永远也不敢像最蠢的那种人一样，一张嘴就能肯定自己感觉不错。所以他们犹豫着，看来看去。

“而我们，就在树上看他们那若有所思的人间的脸，评论他们里面谁是好看的人。这是爱上一个人的前提。我们常常就爱上了那几张迷惑地望着树叶子的脸，因为迷惑就是一种感情，它们会像箭一样向我们的心扎过来，



然后，我的心就会有一些黏黏的东西流出来，把感情一点一点地黏住。

“我就是这样爱上了爸爸。那时爸爸还是一个大学生，每个星期六大学放学的时候站在大树下面等车回家去。他上的是第一医学院，可却学着写许多现代主义的诗歌。爸爸那向上望过来的眼睛，是世界上最黏的东西。”

妈妈说着，脸轻轻地红了，那种红色，一点点地盖住她的脸，她的眼皮，她的额头，就像昨天蓝色盖住了她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妈妈是怎么好起来的，我觉得他们真好，我做他们的孩子，真的是很幸福。

妈妈的心重了，就从大树上落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人间的女人，她在大树下面的车站上认识了爸爸，然后就恋爱了，就结婚了，就生我了。妈妈的心就更加黏了，因为还有我，我有时觉得自己比总是很严肃的爸爸更爱妈妈，我常常要紧紧地抱着妈妈才行。

妈妈的这些话，让我想起安徒生的人鱼公主，在故事里，她也很想当一个人。妈妈说她从前漂到大海深处



去的时候，看到过人鱼公主，她现在也没有朋友，因为她最后还是没能得到一个人的感情，没有人爱上她。人鱼公主现在生活得不那么快乐，比起来，妈比她要快乐多了。

“那棵树在哪里？”我问。

“在 49 路终点站，教堂的前面。以后我带你去看看，那是你的爸爸妈妈相爱的墓碑。”妈妈微笑着说。

“不要瞎三话四。”我学着爸爸的样子说。妈妈实在是不会说我们的话。

这时，我听到身后有声音，是爸爸站在门口，他严肃地看着我们。

妈妈看着他，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没有了。



### 三 孩子的生活可真不容易

爸爸站在房门口，看了我们好一会儿以后，说，他要和妈妈离婚。

我没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没有预兆的。不像电影里的，或者是电视连续剧里面的，先吵架，再打架，再爸爸妈妈里面有一个人在外面有一个要好的人，最后，才说离婚这件事。我的爸爸妈妈没有吵过架。

爸爸说那是他们为了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装出来的，就像演戏。

爸爸还说他和妈妈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就有一个协议，到了我知道妈妈真相的那一天，他们就离婚。

这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爸爸说，他不想和一个不是真正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他不愿意一辈子都睡在沙发上。

什么意思？

爸爸过来把我拉到窗下的大沙发那里，让我看沙发后面，沙发后面有一个方凳子，上面放着爸爸的小药瓶、面巾纸和一盏小台灯。爸爸说这就是他的床，他自



从知道妈妈不是真正的人以后，就一直睡在这张沙发上，和妈妈分开来了。为了等我长大，等我知道妈妈的真实身份的那一天，可以对我说离婚的事。他为这一天，等得头发都白了。

可是我从来没看出来过。

爸爸说这是他们商量好了的。他们虽然不好了，可他们都爱我，不想让我生活在一个不愉快的童年里面，所以他们在我的面前从来不吵，他们扮演一对恩爱的夫妻。

我站在房间当中，完全被爸爸说昏了头。原来所有的一切，我从来不怀疑的一切，全是假的。只是在一夜之间，妈妈不是真正的人，爸爸妈妈不是恩爱夫妻，什么都是假的。我照书上说的那样，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好痛，说明不是在做梦。

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看着爸爸。

爸爸看着我，很悲痛的样子，可他不说什么。

妈妈靠在门框上，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看着我和爸爸，她的眼睛又像一个棕色的玩具熊一样了，它必须做出非常可爱的样子，好像我们在决定要不要买它回家。



然后，我发现原来我们一家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要说什么。怎么继续。

这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爸爸去接电话，那是我们班王老师打来的，问我为什么今天不去上学。

爸爸在电话里撒了谎，他说得结结巴巴的，可听上去王老师根本没有听爸爸在说什么，她的声音响亮地从电话里传了出来，她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怎么能请假。她骂爸爸，就像骂我们同学一样，家庭教师也没有为我找到，我这种人很聪明，可学习不稳定，要是再不进学校里的强化班，会很危险的。而学校为同学们开的强化班，是在取消考初中以后，为功课好，需要学得更多的同学特别建立起来的，上了这个班，就等于上了过去的重点初中，人家全家都为上这个班在拼命，而我，居然敢连课都不上了。

“你们家真正是昏了头了啊！”王老师大声说，“有什么比陈森森考试更重要的？我想不出来。”

爸说了整整五分钟好话，再发了五分钟誓，才把电话挂了。



大家这才发现，已经中午了。

爸叹了口气说：“你老师说得对，学习的事最重要。你马上吃了饭去上学。还有，你们老师告状了，说你天天早上在班上讲《成长的烦恼》，一点也不知道控制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看电视，到分班考结束。”

我看着他不说话，他说：“别的事以后再说。现在还是你最要紧。”

妈松了一口气，马上冲到厨房去做饭。这下子，我看得出来，离婚是爸爸一个人的念头，妈不想离婚。

就这样结束了？我也大松一口气，该死的分班考有时也有好的地方。

我们学校是九年一贯制的，要为五年级里面拔尖的同学设立一个强化班，让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为考最好的高中做准备。这种事，本来同学们都没有什么紧张，是学校开了一次家长会以后，大人马上紧张起来，同学们才紧张起来的。每个中等以上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这个班。

爸爸一进门就对我说，那个家长会，就像从前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誓师大会。老师让家长要努力奋斗，帮自



己的孩子好好闯过考试这一关。

王老师在会上说，我们班上有不少同学都已经请了家庭教师，最好是平时学习扎实，不过，现在请急补的老师，也还来得及，这就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种老师最好是从第一中学的预备班老师里找，因为我们学校的新校长要亲自挑选这个班的学生，而他，是从第一中学调过来的校长。他们的老师最知道怎样对症下药。她建议有能力请老师的家长最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王老师说，现在竞争那么残酷，孩子又那么小，总得要人帮一帮他们。老师当然是每个同学都想帮，可一个人也帮不过来，她希望每个人都考得好。

从那天以后，爸一直就说要给我找一个第一中学的老师，可他一直找不到。可妈妈说，那是因为爸这个人天生不愿意求人，自己一到休息天就在屋子里看书，从来不多跟外面人打交道，所以才找不到。

爸爸是个要面子的人，他自己找不到，就回家来对我说：“其实这种风气是不好的，哪有为了义务教育，个个学生都请家庭教师的？那平时还要学校、要老师干什么？可以不要去上学了。什么学校！”



我也跟着说：“就是，什么学校！”本来我是喜欢我的学校的，也喜欢王老师，可现在我们每天累死累活，还是有做不完的功课，心里还总是觉得自己将来会考不好。所以慢慢的，看到学校也怕，看到老师也怕，不再喜欢他们了。

这些日子，我们大队长家已经在晚上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了，中队长家找家庭教师来了，是最贵的那种档次的，三十块钱一次。还有语文课代表，每天都吃白兰氏鸡精，补自己的脑子。每个老师每天一百遍地对我们说：“要抓紧啊，要冲刺啊，人生难得几回搏啊。”说得我们的心天天一阵乱跳，我害怕。

这次考试是很重要的。关系到将来能不能考上一个好的高中。要是没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将来就不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没读到好的大学，将来就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得当穷人，就得受苦了。我可不要将来做又穷又苦的人，所以我得努力。

但是也不是你想要考出好成绩，就能考出好成绩来的。我敢说没人想考得不好，可每次就是有人考得不那么好。有时我也是这样的人，惨极了。老师说我是那种



这是我做功课的小桌子，练习得了81分，回家会被爸爸嘲笑“一代不如一代”。

努力一把就上去，放松一下就下来的中档人。有时候考卷发下来，看到不好的分数，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是那么差的分数，一想到那种情形，我的整个心都打哆嗦。

我怕考试。爸爸看出来，马上就讽刺我说：“这真叫一代不如一代，从前我考大学的时候，是我们区里的理科第一名。一到考试，就大显身手。”

我知道爸爸这用的是激将法，想让我和他比。

我就说：“你是厉害，你是能干，那你变变小，来



帮我去考好吗？”

我一点也不想考试，也不要长大。最好时间现在就停住，不要往前走了，最好我永远也不要小学毕业。看到我做功课那么辛苦，妈总是心事重重地摸我的后脖子，她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啊。”

而爸爸则恨不能我明天就考，他说：“考好算了，吊着，烦也烦死了。”

上个星期，我们班开始在大黑板边上挂小黑板了，小黑板上只有很少的字，就是“离考试还有××天了！”每天，都由值日生在上面减去一天。

我最不能看那张小黑板，一看就肚子痛。没人喜欢它。其实连我们王老师也不喜欢，那天她望着它亲口对我们说：“我看到它，心里就为你们‘别’地跳一记，你们到底算准备好了没有？”

王老师早晨的时候总是对我们很好的，十点钟我们全班喝牛奶，她总是把装着奶的塑料袋全放到一只盛了热水的红色大塑料桶里去热。所以，全年级只有我们班喝的是温牛奶。

可一到下午，我们的功课越来越多，就是做得马上



上学的确是很辛苦的，可同时也是很开心的。我把照相机带到班级里去，上课时大家全都在心里大声叫苦，可一下课，一拍照，全都高兴起来，特别我说了一声，“大家做怪脸啊！”你看，全都做怪脸起来，本来安静的班级里马上轰堂大笑。你看她的舌头，能伸得这么长啊！

要累死了，也还是做不完。大家就开始精神不集中，我们累了，不是像大人那样瘫掉，而是发神经病，要么痴笑，要么怪叫。这时，王老师就开始凶起来。

她站在讲台上，开始拿眼睛瞪我们；然后再选一个最不安分的同学来臭骂，其实是要骂给我们大家听的；



最后，就会骂我们全班，说我们想要气死她；快下课的时候，她就说：“命也要送在你们这些人手里。”

可她那么恨我们，第二天还要帮我们来热牛奶。

要是有人没来上学，上午的牛奶多出来一包，它就会把它拿来给李雨辰喝，她说：“喏，多喝一点，补补，你给我把灵魂生到脑子里去，不要神志糊之（糊涂）的。”

吃完中饭，爸爸用他的自行车送我上学去。爸爸一路走，一路说学习的重要性，好像要是我这次有问题，将来的一辈子就全糟蹋了。听得我的肚子也疼起来了。

到了学校，我进班级，爸爸进王老师办公室去为我请假，我们一起走到办公室门口，我看见爸爸的脸上有一种受苦的样子，原来爸爸也怕王老师。对爸爸妈妈和小孩来说，老师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数都用中午休息时间做功课，天王又被老师叫到黑板前罚站，因为他上课说话了，老师说他的屁股是尖的，一坐下来会东倒西歪。他笑嘻嘻地，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大家，倒好像是在视察我们大家。

班长又在疯狂地记名字，准备告诉老师谁今天没有



遵守纪律。她从前做过我的朋友，可我们很快就不好了，因为她把我当成她的跟班，什么都得听她的，我可受不了。

我和李雨辰只隔了一条小小的走道。她从她的作业本上抬起头来，她的脸黄黄的，鼻梁上有一根青筋暴出来，她看着我说：“你要死了，今天有十三本本子要做，你上午一点也没有做，今天不用睡觉了。”

我在桌子前坐下来，看着我熟悉的班级，心里觉得十分奇怪，从昨天到今天，我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可这里却没有一点变化。而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的人一样。

我们班上，在阳光灿烂的中午，有一种小孩子身上的暖烘烘的气味，很好闻。

我一直抽空看李雨辰，她被我看得奇怪了，就说：“你想要借橡皮吗？”

我是想要对什么人说一说我家发生的那么多事，可我看到李雨辰的时候，就发现我想要说的话，原来都说不出口。然后，我发现，虽然我和李雨辰天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可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心里话。



竟然没一个人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

连我最好的好朋友也不会知道。她还算也是一个离婚家庭的孩子呢。

我说：“我想问你家请了家庭教师没有。”

李雨辰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说：“我爸爸没说要我请，他天天忙得不着家，我已经有五天晚上到永和豆浆店去吃晚饭了。”

是的，离婚的孩子是没有人管的。

王老师在班级门口探了探头，看到我，用手点着我：“你爸爸心里可真的是笃定得一塌糊涂哦。今天被我好好批评一顿。”

那天放学时下了雨，李雨辰和着我的伞一起回家，她没有妈妈提醒，永远都记不得要带伞上学。

我的同桌马上抓起她的伞跟着我们走，她总是这样。从前我和她也做过好朋友，可她什么都要我听她的，要是不听，她就哭。我后来就跟李雨辰好了。看我们要好，她就想来分享我们的友谊。但她还是一玩起来，就一定要我们都听她的，要不她就生气，就哭，就说：“我再也不要和你们一起玩了。”其实我们也不要和



她一起玩，她太麻烦。

我们一天里面只有回家的路上自由一小会儿，很宝贵，不愿意浪费在她的身上。

班上的同学也都远着她，从前她妈妈到我们班上来和同学打招呼，说她在家里就一直是这样的，要我们大家都让让她算了，多陪她玩玩，可大家都不怎么愿意让她。为什么要我们来让她呢？这不公平。

我们特意走得快，她就跟着我们，还说：“我们三个人来玩跟人的游戏好吗？就是你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我很愿意和李雨辰在一起，我时刻准备要帮助李雨辰些什么。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好人，不过李雨辰并没有什么真正让我帮忙的地方。她不太说自己家里的事，有时她的眼睛突然红了，但她从不告诉我为什么。我想，这也是我不能告诉她我真正的心里话的原因。

我们三个人一块走过 20 路电车站，我同桌该从这里坐电车回家，可她却继续跟着我们走。

我说：“你到了。”

她说：“我现在要在下一站乘车了，我妈说的。”



她肯定是骗人，她是想和我们多呆一会儿。

为了这个，我有一点自豪，不过，只有一点点。

好不容易离开了我的同桌，我们拐进泰兴路。

先到我家，不过我先送她回家。李雨辰知道妈妈的工作就是在家画画，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家，都是妈来为我开门的，她就拍了我一下，说：“你倒是开心的哦！”

李雨辰家不行，她说着摸出一大把钥匙来给我看，她连家里的大橱钥匙都有。随时可以在大橱抽屉里拿钱买东西吃，这是好的。可她家的人也从来不给她送伞，这是不好的。

我问李雨辰一个人在家怕不怕，李雨辰说：“习惯了。”

我说：“你可以一到下雨就和我一块回家，我妈妈肯定会送伞来的。”

李雨辰又拍了我一下。

我喜欢她这么拍我一下，又拍我一下的，就像卖西瓜的人拍西瓜一样。他把自己的西瓜拍得蹦蹦响，然后每次都说：“听，这瓜的声音，全上海再也找不到这么



你能想得到吗？为什么看到这块拆迁以后留下来的荒地，看到荒地上长出来的高大的野草，还有遍地的破砖头，死掉的树以及被人丢弃的小鞋子，小孩心里会有异样的感觉，会有些害怕，会想到许多吓人的事情？请你记住这地方，别以为这和上海到处都能看见的拆迁工地是一模一样的，这里有一个大秘密。



好的瓜，保证吃得你，打耳光也不肯放的。”我觉得“啪”地拍人一下，这是一种特别的，对人的赞扬。

远远地，看到李雨辰家的大楼了。在他们家后面有一大块拆迁以后留下来的空地。听说那里要造一个大商场，可一直也没造。后来那块地上长满了高高的野草。秋天一到，草就变成了金黄色。不知为什么，每次我走过那里，心里总有一种奇怪和害怕的感觉，好像我会从这里走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去，从此走丢了，再也回不了家。可是，我又常常想念那个地方，喜欢那个地方，要去看高高的、绿色的野草。

李雨辰说：“我也是这样的，我家厕所间的窗子就对着那里，我晚上不敢去厕所小便的，特别是晚上有大月亮的时候，要是你盯着那里的草看，就会觉得那里好像有许多人走来走去一样。很奇怪，也很吓人的。”

“那你真的小便急了怎么办？”

“我就想象那里已经造好了大商场了，一楼二楼是肯德基家乡鸡店，灯很亮，里面的人全穿着红衣服，炸鸡真的是香，还有炸薯条，大玉米那么甜。这么想着，我就有胆子进去了。其实害怕的时间，就是开灯以前和



关灯以后，灯开着的时候一点也不怕。”

走到李雨辰家的楼下，她从我的伞下跑了进去。

我看着我的朋友消失在楼梯的拐角那里，心里突然觉得孤单了。

独自回家的路上，我在街角上看到了那个卖热葱油饼的山东小姑娘，她的红衣服被雨淋得像大树下的一个大红蘑菇。就是下着雨，也是满街的小葱香。

妈妈在分班考以后，常常抽空到学校门口来接我，她说我太瘦，背那么重的书包，那么累，会长不大的。她帮我背书包，然后把手搭在我肩上，搂着我走。要是李雨辰和我一起走的话，妈也为她背书包，可李雨辰不要。

那时妈就说：“我真的要帮你背啊，你看，要是我只背一个书包的话，会把肩膀压歪的，我就不好看了啊。”

李雨辰就笑了，把书包递给我妈。

妈就也摸摸李雨辰的头。

可李雨辰不知为什么老是对妈不好意思似的，要绕到我这边来走。



要是我们经过街拐角，红衣服女孩还没有收摊，妈就站下来买三张葱油饼，一人一张，吃着回家去。妈妈说葱油饼不是给肚子吃的，是给鼻子吃的。葱的味道真的很香，吃完以后，整个脸上全是葱油的香味。我们就吸着鼻子回家。

李雨辰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提起妈妈，可我觉得她也喜欢我的妈妈。李雨辰有时也拿出她的点心钱来请我和妈妈吃棒冰，妈开始不吃，后来看了李雨辰的脸色，她说：“好啊。”就吃了。

妈妈说李雨辰的心真重。

其实，李雨辰是可怜的孩子，她自己一定也是这样以为的，所以她才那么要强。



## 四 我有精灵助考

爸爸也怕王老师。当天晚上，他就请来一个从第一中学毕业，考上了交通大学的学生来教我。爸说，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的第一中学毕业生，想来也懂得教我怎么考试。

那学生长了一脸的痘痘，还戴了一副眼镜，尖鼻子向前冲着，看上去像是一只鸟。我挺喜欢他。

他一上来就告诉我考试不是最重要的，要是孩子光会考试，光为考上大学而活着，那进了大学以后，就会无聊得想死。

爸在客厅里听到，气死了，说他“说话也不托托下巴”。那意思就是胡说八道不看场合。他黑着脸走进来，对那个大学生说：“对不起，今天你就上到这里吧，下次也不要来了。”

那学生走的时候用手把着我家的门，直直地瞪着我爸，爸倒被他看得心里发毛，拿眼睛望着别处，说：“对不起，你说的我心里都明白，我是77级大学生，我明白。”



那学生猛摇头，说：“你完全不明白。你们那一代人想要上大学，可上不成，你们就疯了。你们想成名成家，想疯了。你们才不会有大学新生的那种精神危机，我们才有。你们这种爸爸妈妈，生生把我们这一代人给害惨了，连小女孩子也要害。”学生说着，脸突然就红了，好像要哭。他用眼睛瞪着爸，爸垂着头，像我们班的天王给王老师臭骂时的样子。

妈在一边看到了，冲过去挡在爸爸面前，对那学生说：“大家都是疯的，只有他一个人不疯怎么可以呢，这里的人什么都要和别人一样，没有人喜欢不一样的人，就是装，也要装得和别人一样。你又不懂。”

那学生看着妈妈，说：“你这人说话有逻辑问题。”

妈妈气势汹汹地帮着爸爸跟他吵：“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缺少什么，就想要什么，谁也不是要害谁，你对我们陈森森说的话，不也安的是这个心。”

学生走了以后，爸退到他的老摇椅里坐着，吱吱喳喳地摇，什么也不说。

妈过去坐在他身边，说：“你看那学生下巴长得那么大，怎么说得出温柔的话来。”



爸说：“他其实说的对，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可现在这种教育制度，也只有到了他那种名校，才有资格说这种话。竞争失败了的人，还不配有这种精神危机呢。”

妈说：“你说怎么办？”

爸说：“还是得找家庭教师给陈森森补习。她本来不算什么出色的学生，人家那些十拿九稳的都找好了，我们哪能不找。”

看到爸爸这样，妈说：“我管。”

爸不那么友好地飞了妈一眼，说：“你管，你又没考过中学。”

妈看了我们一眼，脸上微微一笑，她把手放在眼睛上轻轻一抠，一揉，一拉一拉，就把她的眼睛弄成了一块蓝色的橡皮泥，然后，再一按一按，就做成了一朵蓝色的小花，花心是一只眼睛。妈把那朵眼睛花拿在手里看了看，轻轻往上一扔，它就粘到天花板上去了。

妈脸上放那个眼睛的地方，开出来了一朵蓝色的小花。

我怎么忘了妈妈有这一招呢。



爸爸傻了眼。

妈说：“谁家请了最好的家庭老师，我就去那里电视直播。”

我乐死了。

爸吞吞吐吐地说：“要是没有正当的理由，也不可这样取巧。”

爸爸就是这样。爸从小是最听话的学生，照片上白白胖胖的，像小兔子。从前爸就是乖乖宝，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子。我跟他学的一句话，就是：“怎么可以这种样子！”爸爸最恨道理不明不白。

妈说：“只是一点点取巧而已。你想，老师教一个人，也是一样要说这么多话，现在只是多了一个人看，一点声音也没有的，什么都不影响。要是把老师讲课的力气在两个孩子身上平均过来，还为老师节约了再教一个人的力气呢，对老师有好处。”

“我们能算得上是利己不损人。”爸想了想，点了点头。爸真的是一个大人，他懂得在要紧的事情上，人也得通融一下，就是找出一种好的理由，让自己能做本来觉得不应该做的事。一般来说，大人比孩子聪明的地方



就在这里，所以孩子看上去比大人坏，可大人比孩子虚伪。

这时，爸爸注意地看了我一眼，每当他不那么愿意让我看到他做的某些事的时候，他就这么看我一下。有一年夏天，天太热了，教室里的孩子热得头发从来没干过，他们心疼我不想让我去上课，可又怕我对学校撒谎，就早上骗我说，半夜里我睡着的时候发过烧了，所以我第二天不用去上学。我其实知道他们说了谎，只是我不想戳穿他们，就什么也没说。我记得，那时，爸爸也是这样望着我的。

妈妈说过爸爸在这时候最可爱。她走过去，摸摸爸爸的脸。

爸闪了一下，躲开妈妈的手。

妈的手往空中一指，那朵蓝色的花就回到她手上，她说：“去谁家听，找哪个老师？”

爸说：“这样的话，就找最好的。”

妈整装待发地问：“是谁？”

爸翻开他的工作手册，那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好多第一中学老师的姓名和地址，他还真的使过不少劲。



爸的手指头在上面移着移着，然后停了下来，点在一个人的名字上说：“这个老师是最好的，刘老师。”

听说，刘老师是全校预备班里最好的语文老师，而我在所有功课里，作文正好最差。

小时候刚刚开始写作文的时候，我挺喜欢写，因为有些话没有人说，写下来心里也会很高兴。但后来，我发现我对作文的感觉和老师对好作文的感觉正好相反，我写得又快又得意的，到了老师那里，一般只有勉强及格的分。老师说我总是自由发挥，不懂得内部结构，所以老师要我重点写的段落老是写不重。这样天长日久，本来喜欢作文的我，最恨的功课就是写作文了，每次一旦我写得高兴起来，就知道不会有好分数，然后马上就泄气了。作文成了我最不喜欢的课。

听说，刘老师辅导出来的小孩，作文就是不动脑子，也顶多只会被扣三分。

妈把耳朵像摘菜叶子一样从头发里摘下来，把它变成另一朵花，说：“一个去看，一个还要去听，这也是重要的。”

我连忙去打开窗子，妈用手轻轻一弹，那朵花就从



窗子飞了出去。过了几分钟，妈说：“刘老师真忙，她家里有四个同学正在上课，在说作文的事，让他们回家做好‘我的某某’，是写人的典型作文。”

爸说：“我们最好要和一个刚刚开始临阵磨枪的人一起开始，要不然前面我们都漏了，等于白听。”

妈说：“那好，咱们等下面一个男孩子，他和他爸在外面客厅里等着呢。”

爸说：“好，我们就跟着他。”说着他推了我一下，“快去拿书包来准备上课。”

那天晚上，我、妈和爸爸三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妈的眼眶上有一朵小蓝花遮着，她在大声重复刘老师说的话。我习惯了要看着人的脸来听别人说话，看着妈妈开着一朵小蓝花的脸，我觉得她真美。妈学刘老师说话，我一听就知道她真的是一个老师，说话声音忽高忽低，重点突出，但好像是唱歌。真难为妈能把她说话的声音都学得这么像。刘老师教的第一课，就是怎么突出重点，开头顶多四句，写出自己要写的那些人的介绍，要短。以后就用一件事来展开，就要用正面的例子来突出，然后，用反面的例子再来突出，接着，再举一两个



侧面的例子，强调说明，这是第二大段里的主要内容，要有三百字左右，要多用动词，多描写，写出特点。然后，就是第三段，是结论的一段，也是要短。

实际上，这是最没劲的，就像填空题一样。可事到如今，我也不管有意思还是没意思了，只是拼命要把刘老师教的镇考之宝都记下来，其他的事以后再说。按照刘老师的作文公式，还真的很方便，不用心也能做。

而爸爸坐在我的对面被刘老师惊得目瞪口呆。等到上课结束了，布置完了回家作业，妈把眼睛和耳朵都召回来，安到自己脸上，爸才说：“怎么可以这样写作文！完全是为了考试，不可能学到一点点怎么表达自己。这样，孩子的灵感会一点点没有的啊！”

爸爸拼命地摇头，把头发都摇到眼睛里去了：“这不是在害孩子吗。”

我马上说：“你刚知道啊。”

妈说：“先用刘老师这法子考上再说。”

第二天，妈和爸又用同样的方法为我找到了补习数学的老师，他家比刘老师家的人还要多，最新一个进去补课的小孩，竟然是我们班的天王。他妈妈对王老师说，



他们对天王不抱希望，可背地里偷着找老师补，他们也想让王老师头痛的孩子爆一个大冷门，让老师下次不敢小看了调皮孩子。

天王被安排在星期天下午的六点到七点，是他爸爸死缠了老师半天，老师才答应下来的。他爸爸说可以付给老师两倍的钱。

开始的时候老师有点不高兴，老师说：“那是我吃饭的时间。”意思是说，总不能连饭都不让人吃了，“接下来，七点半马上又有同学来补课。”

天王的爸爸说：“老师，我们家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平头小老百姓一个，也没有社会关系，找到你的地址就算本事的了。现在社会不同了，我们也应该有机会翻翻身，让孩子有个好工作。我们全家的希望都在这孩子身上了，我求求你。”

老师听这男人说出这番地动山摇的话来，愣了一会儿，说：“好吧。”

我就跟天王一起听数学复习课。

妈说，那男人看上去真的不那么有钱，他脚上的鞋子，在大减价的时候只卖五十元。



爸爸说：“这社会望子成龙，都望疯了。”

我马上说：“你也一样。”

爸爸气得说：“你不用顶嘴，从我的本性来说，我根本就不想要你成名成家，只想你能做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我是被现在家长的风气给逼的。人家都在努力，就我不管你，你肯定要落后。步步落后，你将来也幸福不了。我是让人逼着做违反自己初衷的事，再说深刻一点，也是让你这么个孩子逼得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我气得笑出来：“我逼你什么了？我自己还烦了呢。”爸说话前言不照后语的，大概因为他总是用手工工作，不用说话的缘故吧。

爸说：“你逼我做我明知道是错的事，还有你们学校，你们老师。”

最后还是妈把我拉开来，说：“你别去惹爸，他心里是担心你真的考不好。”

我说：“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不跟他计较。”其实我是嘴硬。在心里，我也怕把爸爸真的惹火了，他会打我。孩子和大人吵架，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道理好评，谁大，总是听谁的。要想吵过大人，只能等我自己



也长大。

爸爸嘴里是那么抱怨着，可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买回来一块大黑板，还有许多粉笔，在客厅里挂起来，让妈把老师写给孩子看的所有东西都写到黑板上给我看。妈就像老师一样。我看妈很喜欢干这个，觉得自己特别能干似的。

日夜复习准备考试的日子，不像是人可以过的，我真的常常在深夜的时候醒过来，半天都不能再睡着。从前我的同桌说她常常失眠，我心里觉得她是胡说，想要和别人不一样。现在我有点相信她了。我在半夜里常常听到我家的储藏室的门在半夜里响。“吱”地一声，好像有什么人开门进去，那是我家放箱子和干货的地方。这种半夜，总不见得进那里去找白木耳来炖吧。我以为自己有点幻觉。

自从我有了两个家教课以后，我在班上的测验考、模拟考的成绩真的节节上升。王老师常常要举我的例子来骂那些学习退步了的同学。同时她也问我怎么会进步神速的，可我能说什么？我只说天天都是爸妈轮流上阵，



陪我做功课。王老师就在我们班上表扬爸妈。我回家告诉妈，她听了直乐。她说恨不得下次要变一个孩子，天天上学去。妈虽然是个精灵，但也有一般人的缺点，听到别人表扬，会忍不住笑，笑得大牙都露出来。

那是多么整齐而且雪白的大牙啊。

我发现，有时候即使妈不喝酒，不变成蓝色，也能在她身上看出和真正的人不同的地方来，我从来就没看到过有人长着和妈一样的白牙齿。只有一次，在一个同学家看到他奶奶的房间里，有和妈一样的白牙泡在一个绿色的瓷碗里，可那是他奶奶的假牙，只有假的东西才可能有这么好。

李雨辰常常在王老师表扬我以后说：“你妈真厉害，又能补语文，又能补数学。有时我问我爸爸数学题，你别看他也是大学毕业的，可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他还说我学的和他学的不是一回事。”

我差一点就要告诉李雨辰真相，可我还是不能说。我很想要帮李雨辰一把，让她到我家来，和我一起听妈妈说，可我也做不到。有时话已经到嘴边上了，让我硬咽下去，那时，我常常就像吃了一个茶叶蛋，全被梗在



脖子中间下不去。

李雨辰从来都没提出来，她想要到我家来，我不说的话，她从来不多问。从她身上，我也学到了这点，要是她为难的话，我也不多问。妈说她真是懂事的孩子，也早熟，也可怜。

我每次复习时都记更详细的笔记，然后第二天把笔记给李雨辰看，让她也跟着我的笔记复习。后来我发现这样我复习的东西更加巩固，这大概就是好人有好报吧。

李雨辰的大眼睛里有时闪着一种我都能看明白的光，那是因为她从我的妈妈想到了她的妈妈。她有时复习完功课会突然轻声问：“你妈妈喝水会咕咚咕咚地响吗？我妈一喝水，响得像牛一样。”

那时我觉得我和李雨辰有点心连心的意思，我多么想多说一点我的妈妈，对我来说，保密真的是太难了，我恨不得有人来和我一块讨论讨论这种事，我心里害怕，我的妈妈太不一般了，这种本来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我觉得也不会天长日久地存在下去的。我总是觉得妈妈会很快地消失。这种感觉我不想对爸妈说，我装着



这么疯狂的样子，不是为了高兴，而是为了要考试了。

什么也不觉得，一个人在心里怕着。

就这样，慢慢地到了小黑板上的数字只剩下一个“2”字。还有两天，我们就得参加分班考试了，这是个星期四。复习了这么长时间，就要见分晓了。放学时候，王老师最后对我们说：“现在开始，不要熬夜了，也不要看电视，要放松，放松。休息好，脑子才会好，现在临时抱佛脚，已经来不及了。”

不知为什么，等老师一走，我们全班的同学竟一起大叫起来，好像是一种欢呼。每个人脸上都笑着，瞪大了眼睛，天王带头离开座位在过道里跺着脚叫：“0分，100分，0分，100分！”

女生们就坐在桌子上傻笑。



第一个人把头上的帽子扔到天花板上，跟着，凡是能拿到东西的，就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往天花板上扔，手绢，饭盒袋袋，还有脱下来的鞋。天王的耐克鞋是世界上最臭的，又大，他发神经了，把它们也脱下来扔。落下来正好打到我同桌的肩膀上，她愣了愣，我们大家都以为她要哭，可她却大声笑了起来。

那边角落里有一群女生哇哇地唱着歌：“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来运动。”一边使劲扭着她们的屁股。

大家全都发疯了。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什么可高兴的。

最后，王老师又出现了，她的头从门外往里一探，惊得眉毛都倒挂过来：“你们都发神经啦？”

然后，王老师把我们全都赶回家去。她说：“革命刚刚开始，你们用不着现在就日子不过了，将来比这次还要严重的考试多得是。”她把我们送过马路去，像对一年级的小孩子一样，她站在学校前的马路中间，伸直双手，像鸡妈妈一样拦在车子面前，等我们全过完马路，她才离开。她在担心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吧。



我们全班的人都在发疯，男生都觉得自己是奥特曼。

和李雨辰分手的时候，她突然难过地说：“我觉得自己要考不上的，而且，我家也不在乎我是不是考得上。别的孩子是为了爸爸妈妈读书，他们把小孩的成绩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紧，我不知道是为了谁努力。”

她最近决定要留长头发，只是还不那么会梳，头发长长短短地披下来，看上去，她的下巴瘦得像一把尖头剪刀。

这时，突然有一个念头来到我的心里。

一个厉害的念头。



我对李雨辰说：“你今天回家干什么？”

她摇摇头。

我说：“你一定在家里等我电话，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干吗？”她问。

“我妈妈会再给我总复习一次，我告诉你。”

李雨辰拍了我一下。



## 五 精灵爱人间

回到家，妈来开门。她看到我呆呆的样子，就急了。她说：“你怎么了，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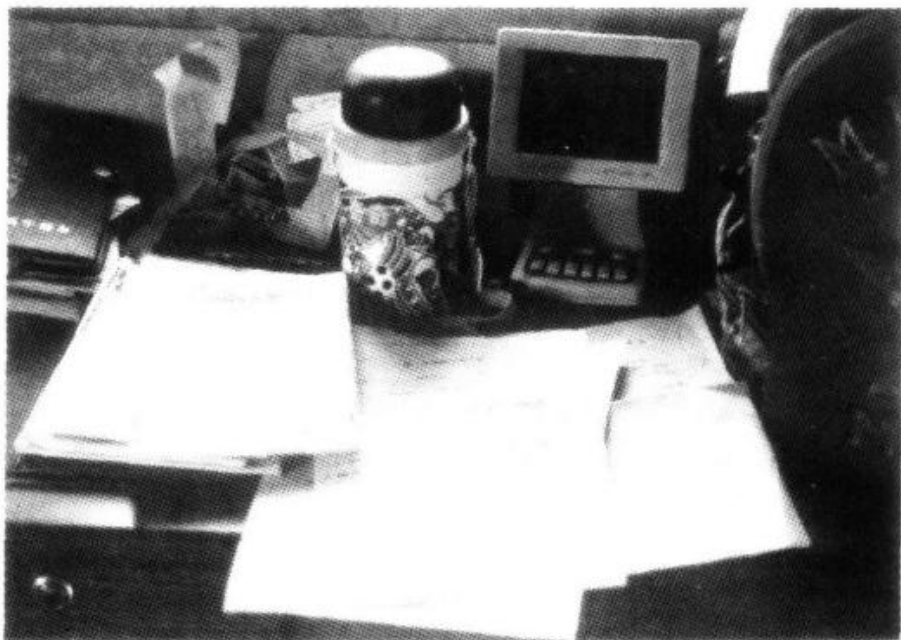
我就推开她，就说：“没什么。”

然后我把书包卸下来给妈拿着，自己到厕所里去呆着。我坐在浴缸边上，等着妈进一步着急，在外面拍门。我得做出一点信心也没有的蠢样子。厕所里很安静，听得见龙头里的滴水声。我到底能考得好吗？复习了这么久，爸爸妈妈看我的脸色都慢慢地变了，变得很可怜我，我真的够用功了吗？我很可能会漏复习什么东西，那样的话，我真的会考不好，可考坏了怎么办？本来我只是为了妈妈而做的计谋，可想着想着，却真的慌起来。

妈果然在外面叫：“森，怎么了？拉肚子了？这时候你可不敢拉肚子啊。”

我打开门走出去，垂头丧气地走到椅子上坐下去。

妈过来坐在我旁边，搂着我说：“考试不就是把别人告诉你的话再说一遍，又不是真的动脑子，有什么好



准备考试的陈淼淼的桌子，已经是收拾过了的，要不，桌子上会有许多橡皮灰，软软的，摸上去有点恶心。

怕的。”

我看着她的眼睛，只要她的一个眼睛再开出一朵花来，再说一遍“天皇皇，地皇皇”，我就什么都真的不用怕了。我恨不得自己也是精灵。

“你又不懂的，真的很吓人的，我们班今天下午全都发疯了。”我说。

我又说了李雨辰的事，说得妈妈眼里流出了眼泪，很大的一颗，打在桌面上，分成了五瓣，像一朵很小的花。



妈拍着我，说：“妈真恨不得能帮上你们。”

我的心咚咚乱跳起来，时机已到。妈应该好骗一点。我说：“你就是能帮上我的，就是你一定不肯的。”

妈说：“什么？”

我说：“我说了你一定要骂我的，我不说了，要你说你同意，我才能说。”

妈说：“我得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才能说同不同意。要不然我真的是做不到，怎么办？”

我说：“你肯定能做到。”

妈说：“那你说，是什么？”

我的心扑扑地使劲跳，然后说：“你帮我去看看到底会考什么，我不就能先准备好了么。”

“什么？”妈没明白。

对这种精灵，我只好说得明明白白：“就是去偷看考卷。”

妈大吃一惊：“你是这么想的？”

我马上说：“我知道你要骂我的。”

妈说：“这样不公平。”

我说：“可是我和大家一样努力复习过了，还和大家



一样熬夜了，到时候别人考得好，我考得不好，也不公平。”

妈说：“这是运气问题。到这时候只好看你身上的运气到底有多少。”妈说，“就像精灵一样，有的精灵也很想当一个人，可它要是不能和一个真正的人有感情，身体就不会有重量，就怎么也当不成人，只好整夜整夜在街道上飘来飘去。这也是运气。”

我没心思听精灵的故事。

妈搂着我，也不说话了。

天暗下来，树叶子在窗外哗哗地响着。我坐在妈的怀里伤心。妈帮我轻轻挠着后背，那块地方是我最喜欢别人摸的。

妈突然拍拍我，说：“好吧，我带你飞一次，怎么样？”

那当然也不错。

妈让我换上她的一套灰色的衣服，这样在黄昏时候不容易让人看出来。我们不能让人看到在天上飞。准备好了以后，妈把我背在她的背上，从三楼窗上往下一跳，我吓得大叫一声，妈那时已经隐了身，一点也看不



到，只是可以觉得她的温暖，所以，我就好像在梦里跳了楼一样。我一定会摔死的啊！

妈说：“森，你别卡我脖子啊。我上不来气。你放心，妈不能摔死你。我是你妈妈。”

我们飞起来了，在梧桐树的树梢上掠过。我看见树梢上有绿色的毛毛虫在爬，其中一条还拉下一条白色的大便。

我真的飞过南京西路口上的那个黑脸警察的头顶上，他没看见我，他铁青着脸在骂一个想抢红灯的司机，那个司机是个秃头，头顶上亮晃晃的，对警察满面堆笑。

路上挤满了下班的人们，可是他们都不抬头看一看天，所以没人看到我，没人发现一个孩子在他们头上飞。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都打开来了，红红绿绿，闪闪烁烁，照亮了街上人们的脸。每个人的脸上都很累的样子。大家急急忙忙地从街上走过，工作了整整一星期了，大多数大人的脸上不那么高兴，他们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公文包。

街上在塞车，出租车里那个算钱的机器上，红色的



数字吧嗒吧嗒地往上跳，开摩托车的人在车缝缝里窜来窜去，有一个女人坐在后座上，风吹起了她的裙子，露出她雪白的大腿，她多么缺少教养！

有许多女人挤在熟食店里买东西，她们肯定是不高兴回家再做菜了。她们中有一个人抬头算钱的时候看见了我，可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又把头低下去，和收银小姐核对钱数去了。她的身边，隔着个大玻璃，正好挂着一只通红油亮的烤鹅。那女人小小心心地数着手里的找下来的一大把零钱，她大概根本就不相信她看到一个孩子在树梢上飞，以为是她自己看花眼了。她可真是个蠢女人啊。

路过波特曼前面，有一大段空旷的路，没有树。这时，在“硬石”西餐馆门口，一个小孩抬头看见我了，他马上张大了嘴巴，指着我说不出话来。我张大两只手，做出小鸟在飞的样子，我希望那孩子以为是我独自在飞。可我刚张开手，妈就叫：“你要死啊，会滑下去的。”

妈叫得也太响了，那孩子都听到了，他马上四下里看，找是谁在叫。

我们飞过去了。



我们到了有希尔顿酒店的那条路上，黄昏时候那里沿着街，有许多人在摆小摊，卖袜子、纽扣、头发夹子，大张的画，还有卖白兰花和毛笔的。黑黑瘦瘦的外地人蹲着卖旧碗旧花瓶，妈说他们卖的全是假古董。

这时候我看到了爸爸。他从49路车站那里走过来，胳膊里夹着个大黑包，后脑勺有一撮头发翘着，和马路上遍地走着下班爸爸没什么两样。

爸爸走到一个卖毛笔和字帖的男人面前，那个男人笑着招呼爸爸，他叫爸“刘老师”。爸哪里是什么老师啊，我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爸爸别是在诈骗吧。

爸爸从那人手里拿过一大堆毛笔和字帖，给了那男人一百块钱。

妈说，那个男人是天王的爸爸。他为了付老师加倍的学费，下班以后就到这里来摆小摊子。是妈找到了他，就用这法子把我们听的那一部分学费还给他家。

妈说：“你爸爸说，我们虽然是偷的，可也不能让这么穷的人吃亏了。”

爸爸和那男人说，他班上还有一些同学，也要他代买毛笔和字帖。现在孩子的毛笔字都不好，得多多练



习。那男人高高兴兴地说好。爸爸也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和妈妈飞过他的头顶，他也像所有心事重重的下班爸爸一样，什么也没看见。他一手拿着大黑包，一手拿着一大包毛笔。我想，今年暑假我一定会过得很惨，全得我来把它们用完。

得了一件好事，你也总得为它付出些什么。爸爸觉得这样才是公平的。

妈妈说：“当一个人的老婆的意思，就是他怎么想，我也怎么想。我们是连体人，想的东西都一样，而且你还会为他的想法骄傲。这也是我最喜欢的。”

那天晚上睡觉时，妈走到我的房间里，摸摸我的脸说：“舒服吗？”

我说：“妈妈，你亲亲我吧。”

妈亲亲我，在我耳朵边说：“我心里现在有许多多的胶水。”

我看了一眼妈妈，在红红的小台灯的灯光下，妈妈的脸上有很美的笑容。她虽然很喜欢白天的太阳光，因为在她的精灵家乡里，是没有太阳的，但她的人，还是



到了晚上比较好看，比较精神，也比较活泼。她望着我，喜滋滋的。

“你能保佑我吗？”

妈妈遗憾地摇摇头，说：“我只是一个因为喜欢人间的感情而来到人间，想要分享人间感情的精灵，我做不到。”

“那么，要是我真的没考好，怎么办呢？”我说，现在，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了。

妈妈说：“你的那颗有感情的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了。你已经有了最要紧的东西，所以，能考上，就是更好，考不上，也不能算坏。”

“别人可不是这么看的。”我说，其实我自己也不是这么看的，感情又算什么呢，谁都有感情，哭起来鼻涕比眼泪还要多。我们是要一辈子过好日子，而不是一辈子只有感情一样就行了。妈妈叹了口气说：“人想要的东西太多。”

第二天，等卷子发下来时，我已经吓得过了头，反而一点也不怕了。



肯德基炸鸡店的大哥哥，他浑身都是炸鸡的香味，他的手指头红红的，像草莓奶昔。他没有一般那种男孩子对小姑娘的不耐烦，还有不知道怎么跟我们说话才好的样子，他笑嘻嘻的很平等，大概是因为他在肯德基炸鸡店上班，每天都要跟我们这样的小孩说话的关系吧。

作文果然是刘老师押对的那道题，记人的。

考完那天，妈领我直接从学校就去了肯德基家乡鸡店。店里有好多小孩，都是爸妈领着去吃鸡的，他们一个个摊手摊脚坐在椅子上，而爸妈却个个隔着桌子对他们伸长了脖子，又喜又忧又心疼地望着他们。满店堂里都是这样的一家人，还有炸鸡的喷香。



“你高兴吗？”妈妈喜滋滋地看着我，“你脸上有一种高兴样子，比笑还要高兴，像炸鸡的香味一样，从骨头里面透出来。”她拍了一下我的脸，“我最喜欢看到你这种样子了。”

那是因为考完了，一个人像是活过来一样。

妈不吃炸鸡，她说太热了，她陪我喝了两大杯可乐。

吃完饭出去，街上已经快黑尽了。这时候的大街上有一点奇怪，天色还有一点亮，所以路灯也不显得最亮，梧桐树的大影子密密麻麻地遮着人行道，影里走着的行人，就好像也会动的影子一样。

“啊呀，真的好啊。”妈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妈最喜欢这傍晚的时候了，她一根根地拉着手指头，把它们弄得嘎巴嘎巴地响。我从小就听惯了她这么做，我觉得那声音有点吓人，可她说，把骨头从它们整天坚守的位置上松动松动，骨头感到最舒服。

妈突然轻轻点了我一下，说：“森，看要走过来的那个人。”

我看见一个白发的老太太，矮小个子，又瘦又精神，



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额头上还有一大粒黑痣。

妈说：“她也是一个精灵。”

我大吃一惊。

我可从来没想到除了妈妈以外，街上还会走着别的精灵，像人一样，分也分不出来。妈说，到人间来的精灵最喜欢这种时光转换的时候，就是一天里，天慢慢亮起来和慢慢暗下去的时候。那种时候会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家乡，精灵的家乡永远是这样不明不暗的天色。所以，在这时候，他们会觉得很舒服。精灵们就抽空出来散散步，享受享受，也抽空想一小会儿自己的家乡。

这时妈妈又点了我一下，指给我看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他正眼泪汪汪地坐在他爸的胳膊上，嚼着一块糖，可还是哭。他也是一个精灵。刚刚来到人间做一个小孩，他也想家了，所以他爸爸用糖来哄他。

妈妈看着他说：“我在刚刚来到人间的时候，本来也很想做一个孩子的，孩子总可以很容易得到人的感情。可是我那么快就看到了你的爸爸，就看到了他的眼睛，就不能不想和他在一起了。”

妈妈真的是很爱我的爸爸。我心里很安慰地想到。



在黄昏的南京西路上，你怎么知道那面容有点模糊的老先生，他不是个精灵？从照相机的镜头里望出去，我总是想起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来到人间生活的精灵，在黄昏的时候，最喜欢走到半明半暗的天色下散步，因为这时候他们会想起自己的故乡来。

那个孩子看到妈妈，停下哭声来，他的脸上有一种真正的小孩子所没有的聪明样子，好像说，我知道你。

妈妈也对那孩子笑了，还向他伸了伸手，她的手心向外，放在肩膀那儿。

那孩子在他爸爸的怀里又跳又笑，惹得他的爸爸也笑了，他看看妈妈，说：“我们家孩子一到傍晚就哭，



一上街来，看到什么不认识的人，说不定就笑了。他真是人来疯的孩子。可人人都说他聪明。”

妈妈去拉拉那孩子的小手，说：“他是很聪明。你一定喜欢他吧。”

那个男人紧了紧手里的孩子，说：“为他去死都行。”

妈妈的眼里哗地有眼泪冲了出来。

那天我发现，街上真的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看上去和我们没有一点点两样，但它们实际上是精灵。他们慢慢地在街上那明明灭灭的梧桐树阴影里走着，要是真的用人的眼睛找出他们的不同的话，只能像爸爸那时告诉我的那样，看他们身后的影子，和人不同。精灵的影子不像人的那么黑，而有点发蓝，一团团的，像是有点飘。这也是妈告诉了我，我才发现的，没有人提醒你，一般发现不了，也不会注意别人的影子。

我甚至看到了一对谈恋爱的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走路，两只手互相搂着，另外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中的那个女人，也有一个蓝黑色的影子。大概爸爸妈妈从前就是这样的吧。我想。



妈说：“你看，精灵没什么可怕的吧，只是大多数人的家里人、同事，都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这时，有一辆 20 路电车开到我们身边，遇到红灯，停了下来。妈抬头一看，正好车里有一人也在默默地看着她。那是个年轻的女人，长得和妈有一点像。

妈看着她，也不说话。

那个女人眼睛里慢慢流出了眼泪。她的眼泪很大，落下来时，妈伸手接着，于是，在妈的手里，开出了一朵五个瓣的眼泪的花。妈妈说：“你说吧，我的孩子知道了。”

那女人说：“我得回去了。他们全都知道了，都受不了。”

妈的脸色变了：“怎么会全都知道了呢？”

这时，20 路车的后屁股放了一声很响的长屁，开始启动。

那女人说：“再见。”

妈妈的脸色变得很白。她紧紧抓着我的手，她的手也很凉。

“妈妈！”我摇摇妈的手。



她说刚刚那个女人是当年和她一起到 49 路的大树上唱歌的精灵，她也爱上了 49 路车站上的一个人，可是她住不下去了，要回去了。

妈说：“要是将来妈也走了，你想妈妈，就这时候到街上来，看看别的精灵。”

妈脚下的影子是蓝瓦瓦的，看上去真的非常脆弱，像最薄的包糖的糯米纸，轻轻一碰，就会化掉似的。我伸手去抓那影子，可什么也没有抓到。

妈看着我说：“那是抓不到的，孩子。如果我变成了蓝色的人形，就是这样的气，你可以看到，可摸不到。”

那辆 20 路车很快被别的车挡住，就看不见了。

我的心真的难过起来，那么难过，使得我想哭。那时我还不知道这种感情就叫“失去的悲伤”。也没猜到我将要真正地经历它，懂得它。它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悲伤，像一个湖一样，我沉在里面，没有人能救我。

我问：“为什么你们要走呢？”

妈说：“不是我们想要走，我们只是想要来，我们喜欢这地方，有时比真正的人还要喜欢和珍惜，可有时



不得不走。”

“为什么？”

“我们和人不一样。”妈妈说，“可我不是说我也要走，我不会走的，我是你妈妈啊。”妈亲亲我。

但我在那时觉得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我好像看到我家的厕所里，也只有两个人的刷牙杯子了，爸爸的蓝花杯子和我的黄色杯子紧紧挨在一起，妈妈的红杯子里没有牙刷，插牙刷的地方插了一朵白色的花，她的杯子已经当花瓶用了。而那些花，开得很白，很香，但有一点悲伤。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的眼睛慢慢地看不清东西，妈就在我面前，可她的影子一点也看不清。我哭了。

我拉着妈妈，她是真的，摸得着的，暖暖的。我把她的手搭到我自己的肩膀上，她就搂着我了。我最喜欢妈这么搂着我。

那天，我觉得妈妈这个人，随时就会不见的。

我想到李雨辰，她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妈妈的家到底是怎样的，可她一定也经历过像我现在刚刚感到的悲伤，比湖还要大的悲伤，比海还要大的悲伤，比整个天



空还要大的悲伤。而且我永远也不能从那种伤心里游出来，因为她不会再和妈妈爸爸住在一起了。而且，只要她爸爸说出一点理由，她就不能单独和妈妈住在一起。而大人想要为什么事找一个理由，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



## 六 爸爸还是要离婚

那又是个普通的星期六早上，普通的太阳光，一直照到客厅的桌子脚那儿，照亮了后面靠着的一大堆白纸，那是妈妈画画用的。妈给报纸画插图就用这个。

也是普通的九点半钟，客厅里的自鸣钟报了两段时间：咪哆来索，索来咪哆。楼下 21 路公共汽车喘着粗气，经过红绿灯的街口，有时发出“扑”的一声长响，像一个人放了一个大屁。

爸爸在客厅里叫我。

爸爸妈妈坐在客厅的长桌子前，他们叫我也过去坐好。他们的脸上很严肃，腰背挺得笔直，四只眼睛认真地看着我。

爸说：“陈森森，你坐。”

就有这么严肃，这么吓人。他要说的是，他还是要和妈妈离婚。他只是等我考试结束，不要影响我的前途。那时王老师的电话很有作用，可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决心。

妈说：“这是妈不好。妈不应该到人间来，不应该



有一个孩子，这样伤了你的心。妈很喜欢这个家，也喜欢你们俩，可我没办法，不是我要离婚，是爸爸，他不喜欢妈妈是个精灵。”

爸说：“对的，是我。我不愿意和妈生活在一起。”

“妈妈到底有什么不好？”我实在是不明白。

爸爸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最后说：“我就是不能和妈生活在一起，我不要再继续演一个丈夫。”

我很习惯家里所有的事都和我有关，都围着我在做决定。刚刚发现原来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事，我说了不算。

我说：“那我怎么办？”

妈说：“你不要像李雨辰那样，衣服脏了不知道换。妈妈很早就开始教你这些事了，妈不在，你一定会做得比李雨辰好。”

我说：“你呢？”

妈说：“我回自己的家乡去。”

我心里一直觉得妈会离开我，会像那天变成了蓝色的影子一样，抓也抓不着，现在是真的了。

原来在我觉得自己是在幸福地长大的时候，爸爸妈



妈已早就决定要分开，他们只是在一起等我长大的那一天。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说是真的长大了呢？谁能说为什么就一定在今天上午九点半钟的时候，就是我长大了呢？他们怎么算出来的？

爸说：“本来我们是想等你考上中学，再告诉你妈妈不是人。可你自己就知道了。你是不怎么怕妈妈，这我高兴，我不想你恨自己的母亲。可你的感情也不能代替我的感情，而且你也不一定什么都知道。大人的事，你不要管太多，没有意思。你只要相信，我是你的爸爸，不会害你。”

这个意思是，要是我没有倒黄酒到妈妈杯子里，就一切都不会这么快发生了。是我无意中犯下大错。

他看着我，拍拍我的头说：“陈森森，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你先不要多想，静一静，不要激动。”

我问：“要我怎么做呢？”

爸说：“你妈说了，什么也不用你做，因为这件事归根到底，是大人之间的事，不是孩子的事。”

可这怎么是和我没关系的呢？我家就要散伙了啊，



我就要和李雨辰一样了，我也会天天做噩梦。我不要做倒霉的孩子，可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叫我不要管，肯定不对。我为什么不管？这也是我的事，我会十分倒霉。我们班上的同学听到谁的爸爸妈妈离婚了，都是用猜谜一样的眼光去看他的，要是他们家里没有发生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要离婚。

我决定去找李雨辰，她有经验。

李雨辰很奇怪地在阳台上低头看着我，她的脸在长长的头发里，像一只手背那么瘦小。我从来没有这样来找过她。她一定看到我一脸的倒霉相了，马上说：“你上来吧。”

李雨辰一个人在家，她家里有一股萝卜的臭气。要是她妈妈在家的话，绝不会让家里有这种怪味道的。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头，就问：“你干什么呢？”

她说：“在家伤心。”

她觉得自己考不上那个好班了。

我就说：“怎么会，分数又没有下来。”

我们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我横横心说：



“我爸妈，他们要离婚。”

李雨辰把手搭在肚子上坐着，什么也不说地看着我。

可我看出来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高兴的样子，或者说是一种惊喜的样子。

我以为我会生气，可我心里却没有真正生气，我心里竟然有一点温暖。多么奇怪啊，我觉得现在我才是真正跟李雨辰亲近了。

我说：“我怎么办？”

李雨辰说：“你不要同意。随便怎样也不同意，要不然就会像我这样。你以为他们把自己解放出来，是为了更好的管你吗？才不是，就像我爸爸。他是为了解放他自己。”

“我怎么能不同意？又不是我和人家离婚。”

李雨辰两眼放光，说：“你当然是有办法的，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最后他们总归要问你，你想跟谁，他们总是要抢你的，那时你就说你谁也不要跟。你还没到十六岁，不能自己生活，总要跟一个人，你谁也不跟，他们就不好解决了。你当然管不了他们的事，大人



总是要怎样就怎样，不用听别人的。可你也可以谁都不跟，看他们能丢下你一个人不管！他们的良心总也没有坏到这种程度。当然这是最后一步才走的棋。”

好像她有许多步棋可以走一样。

李雨辰“噗”地吹了一下头发，说：“当然有，你知道将来我能当什么？我当离婚问题专家，专教孩子怎么对付父母离婚，保证生意好。”

我拍拍自己：“看，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你先教教我吧。”

李雨辰从椅子上蹦起来，摩拳擦掌地说：“陈森森，你算是找对人了。”

说着，她去她房间里，拿出一大本旧画报来给我看。那上面是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离婚家庭和离婚孩子的剪报。她说，从她爸妈离婚以后，她就对别人家的孩子怎么使父母和好的故事特别注意，这是她平生的第一本剪报，这方面的书也买了不少。

一家人，爸爸妈妈离婚了，到底谁最倒霉呢？

李雨辰说：“当然是孩子最倒霉，他们都可以再找一个人，再爱上一个什么人，真的，我看我妈妈现在就



已经爱上什么人了。她老把自己打扮得像年轻女人一样。可孩子永远也找不到两个人，可以真的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我仔细想过了，就是孩子最倒霉了，平白无故就比别人矮了一截似的。”说着李雨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要不是我这样，你也不一定会和我做朋友。你同情弱者。”

原来李雨辰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

我脸上有一点热，我说：“我没什么坏心，是真的想要一个好朋友。”

李雨辰拍了我一下：“我没说你不好，真的，就是有时心里会想，别人对我好，是在献爱心。我不那么喜欢别人对我献爱心。”

我想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妈接我们回家时，有时李雨辰会要买葱油饼给我们吃。她喜欢平等。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人心里想的事可真是复杂啊。

我说：“我是真的想和你当朋友。”

李雨辰拍了我一下：“我们是朋友，我不在乎你那时候怎么看我，现在反正我们一定是朋友。你心好，应



该有两肋插刀的朋友，我嘛，正好就是那个人。”

爸爸妈妈要离婚不是损人利己吗。他们结婚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好呢！要是想不好的话，为什么要生一个孩子出来？要是这种将来肯定是不能预料的，为什么还要结婚呢，他们可以不要结婚的。我以后就不结婚。

李雨辰说：“我是一长大马上就要结婚，我喜欢有家。”

可要是将来你和那个男人也不好了呢？孩子怎么办？

李雨辰说：“我一定牺牲自己，保住我的家，让我的孩子健康成长，而且我要生三个孩子，不要一个孩子。”

她说回想爸爸妈妈离婚的那些日子，她觉得自己少做了许多事，要不然也不会有这种局面出现。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她一个人，又是小孩，所以想不周全。要是家里有三个孩子的话，三个臭皮匠，也成了一个诸葛亮了。报上说，许多孩子都用自己在大人心目中的地位来让爸爸妈妈重新和好的，报纸上总结说，大人其实是很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牺牲什么的。“别人能做到，为什



么我就没有做到呢!”这是李雨辰一想起来就非常后悔的地方。

而她当时被吓昏了，什么也没做。还因为妈妈吵起架来的凶样子生了她的气，在法院问她希望跟谁的时候，随手就指了指爸爸。

李雨辰说着用拳头猛地敲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全世界的人我最笨。”

后来，李雨辰就一直在想，要是爸爸妈妈开始离婚的时候，她能做什么。有时她觉得这办法好，就记在一个大本子上，李雨辰说：“这就叫化悲痛为力量，不让别的孩子再倒霉。”

所以，李雨辰说，现在在我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把她大本子上的方案，一个一个试过来。

我们俩商量着，要像报纸上的那些小孩子常常做的那样。他们常常要装病。他们的爸爸妈妈本来不那么来得及多关心他，因为小孩生病了，就不得不在一起多关心他一点，他们就有了共同语言了，话越说越多，然后就会发现原来他们关心的还是同样的事，就又和好了。

李雨辰说，那些孩子这么做是对的。因为要是你真



病得要死，爸爸妈妈一定会急，会为自己自私地不为一个要死的孩子多想想而后悔。他们就说不出要离婚的话了。

“你放心好了，其实小孩也不是那么容易会死的。”李雨辰安慰我说，“你爸你妈平时不大声吵架，要是你病了，他们一定会很快好起来。”

我说好吧。我可以洗好了头，就站在空调风口那里吹，妈说过这样做最容易感冒的。我们按相反的做。

我说：“谢谢你啊，李雨辰。”

李雨辰装做漫不经心地说：“咱们是朋友嘛。”

我看看李雨辰，可她不看我，我想她是不好意思，她一碰到什么要流露感情的时候，就说：“啊呀，肉麻来。”

我真喜欢李雨辰。

可世界上的事永远是这样，要是放在从前，我听到李雨辰的这句话，会很高兴，可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之一，我听到李雨辰说什么都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心花怒放。可李雨辰就正好今天说了我从前那么盼望听到的话。这个世界，它总不能让人像想象的那样，十全十



美。

不过，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心情已经好多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也不是没法子的人，况且还有参谋。于是，我带着李雨辰家微微发臭的萝卜气味走进我的家。我绝不会像李雨辰那样让爸妈离婚的，我想，我要让我家重新变成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当天晚上，等爸爸妈妈睡下以后，我就偷偷起来。客厅里有一个空调，我到那里着凉去。可走到客厅里才发现爸妈房间的门，从我记事开始，第一次整夜开着。那扇门大大地开着，屋里亮着小灯，爸躺在沙发上看书呢。他把沙发翻开来，当床睡着，弄得房间里看上去乱糟糟的。

妈自己躺在大床上，侧着，看上去是睡着了，一动不动的，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精灵。

爸看书看得那么专心，没发现我。他抽着烟，灯光里那淡蓝色的烟雾笼在他的头上，轻轻地摇荡着，不散开来。

爸爸没有睡着，我就不敢开空调，只好假装是到厕所去。



坐在马桶的木头圈上，我突然想到，是不是从今天开始，他们不再害怕让我看到他们是分床睡的，他们的感情肯定是好不了了昵？或者说，他们就是想让我知道他们不会好了，是存心开门的。从前天大热时他们也不开门，现在天并不那么热，他们倒开门了。爸爸妈妈很狡猾啊。

我心里对爸爸说：“这没有用。”

可我还是得生一种病出来。感冒不成的话，我还可以拉肚子。

我们家是喝纯水的，因为爸爸说上海的自来水质量很差，要是不过滤，不烧开，喝了肯定会生病。

所以我用刷牙杯子接了满满一大杯自来水，一口气喝下去，喝了一嘴的漂白粉味道。

然后我抽了水箱，回我的房间里去。我想我会拉肚子的，照爸的说法，我肚子里这会儿有半肚子的细菌了吧。

我躺在床上，放平身体，这才觉得，今天这一天，真的好长啊。

这时，我肚子里咕噜一声响，我想，那是细菌已经



各就各位了。我就等着肚子疼，想起来我已经好久没拉肚子了，只能想起来从前我拉肚子的时候疼得坐在马桶上哭，可到底是怎么疼的，却已经忘记了。

我心里希望这次生病不要太疼，好心应该有好报。

等我再次醒来，已经半夜了。我的肚子一点也没有疼，也许这次自来水里的细菌正好不够。

我听听，那边屋里传来爸爸断断续续的打鼾声。他们这会儿是真的睡着了。

我起床，走出屋子。在客厅里，我望见月亮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撒了一地白光，爸爸侧着身体睡着了，妈妈也侧着身体睡着了，他们的姿势其实很像，可是他们却要离婚。

我在客厅餐桌的小抽屉里摸到空调的遥控器，把空调“滴”的一声就打开了。里面的冷气马上吹过来。我把温度开到20度，很冷很冷，然后再到浴间去把头发冲湿了，落汤鸡一样地跑到空调的风口里吹。不一会儿，浑身就像冰棍一样凉，从头发上滴下来的水，可以说比冰还要凉。它沿着脖子流到背上，我整个后背马上就起了鸡皮疙瘩。



然后，我关空调，放好遥控器，听到我们家的钟在报时，是半夜三点。我还从来没有在这时候起来过呢。

离开客厅的时候，我到窗台那里去望了望街道，平时热热闹闹、车水马龙的南京西路，现在没有人，也没什么车，黑脸的警察也回家睡觉去了，红绿灯好像也不工作了，只剩下一个黄灯一闪一闪的，像什么人在眨眼睛。我想看看这时候会不会正巧让我看到一个小偷在偷东西，听说下半夜的时候小偷就起床来偷东西了。可我等了好一会儿，没有看到。

我回到床上再躺下去，头发湿湿的贴在头上，很不舒服。但我还是很快就睡着了。

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爸在听早新闻，播音员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又打起来了，他们那里总是在打仗。我摸摸头，体温摸上去很可疑，摸摸肚子，也一点不疼，就像每一个普通的早上一样。想要生病，凭良心说，也不是容易的事。

妈进来叫我起床，看到我正把手捂在额头上，倒吓了一跳。她扶着门框，说：“森？”

我摸着额头说：“我就是试试是不是有点热。”



妈说：“这样怎么试得准？要用水银尺来量。”她转身就走了。

等妈拿着盛体温表的绿塑料盒进来时，后面跟着爸爸，妈把体温表放到我嘴里的时候，爸爸在旁边握住我的手，把我的脉。爸的手指洗得真干净，指甲雪白的，像听诊器一样准准地压在我的脉上，我假装无辜的样子，其实心里早早就泄了气，让我装病，可不是好主意，只能吓唬不是医生的家长。我和李雨辰都忘记了，不要说装病，就是真病，我爸爸也不怕，他就是干这个的，他怕什么。可见别的孩子一试就灵的招数，也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

一分热度也没有，心跳也正常。

爸爸妈妈站在床头，四只眼睛望着我，他们好像有点手足无措似的，他们是想明白我想干什么。

我说：“我觉得头昏。”

妈说：“当然！你的头用得这么厉害，要是螺丝的话，早就磨没了。你就睡觉吧，好好养养。”

爸说：“起来活动活动，有时小孩子早上低血压，也会头昏，不要紧的。”

我只好起床来，一路洗脸，刷牙，叠被子，一路琢



磨自己。我真的是头不昏眼不花，肚子里咕咕叫，那是饿了。也许病也有一个潜伏期，我得耐心。

可整整一上午，我都是好好的。最后连妈都松下一口气来，说：“你吓着我了呢，森。”

我翻了一眼妈，没理她。自从他们跟我说了离婚的事，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奇怪，有点不能像平时那样说话了。爸坐在桌子对面，看着我不说话。

我们三个人各自坐着，很奇怪，很别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关系肯定和从前不同了，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笑，怎么说话，怎么做。



## 七 孩子能做什么

我到厕所去插上门，用分机打电话，向李雨辰报告我的失败。

李雨辰先大叹了一口气，说：“你的身体怎么这么不争气啊！”然后，听到我说我们家现在的奇怪空气，她说：“对对对，我家当时也是这样的，那时我是傻瓜，马上就开始发脾气，自暴自弃，谁也不理，装做一点不在乎的样子，可最后倒霉的，是自己。”

所以，李雨辰说，这时候小孩不能为了要面子，而不理爸爸妈妈。而是积极行动起来，像班上的那些小干部在下午管托班里帮着老师管同学那样，老起脸皮来管家里的事。

我听了头皮有点发麻。我是最不肯求人的。

可李雨辰说：“小不忍一定乱大谋。”

然后，李雨辰又教了我一招，要我在妈妈面前说爸爸好话，在爸爸面前说妈妈好话。买花送给妈妈，就说是爸爸送的，反正要让他们俩都觉得对方在向自己讨饶。这样，大家心里的气也就慢慢消了。“好几个小孩用



这种法子，报纸上介绍过，好像不错。不过是说说谎而已。”李雨辰说。

“说谎你总是会的。”

那谁不会。就是说得老练不老练的区别而已。

我说好。

可是爸爸妈妈都在的时候，我怎么也说不出话来这种话，我从来不是一个会甜言蜜语的小孩。

他们也没时间给我，他们整整一下午坐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谈话，妈坐在大床边上，爸坐在沙发上，就像两股军队站在自己阵地上。他们一定是在讨论怎么离婚的事。到底他们是爸爸妈妈，在全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俩先商量，而且回他们自己的房间里，这就是有点不想叫我参加的意思。

看到我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爸爸说：“森，你愿意进来，可以进来听。爸爸妈妈没什么事要瞒你。”

我说：“我还是不听的好。”这时候真的奇怪，本来我是最想知道爸爸妈妈正在说什么的人，连出门走路，我都要走在他们俩的中间，可现在我真不想听。最好他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没有说才好。



晚上爸到医院去急诊开刀，妈过来小心地摸摸我的手，说：“森，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的胶水黏得难受。”

我说：“也许爸心里也是对你好的呢，他害怕你，不过习惯了就会好的，因为时间是能冲淡一切的。”

妈说：“森，你糊涂了，爸早就知道我是精灵，要是他能习惯，有许多年时间可让他慢慢习惯，哪里还用等到今天。”

“爸爸其实是好人，真的。”我说。

可是真奇怪，本来我只是要在妈面前夸夸爸爸，可话说出来以后，我觉得这是我心里的话。我还想把自己心里想的都说出来，爸爸是一个从来不肯做一件他认为不好的事的那种人；小时候，爸下雨天骑车带我上学，我闻到他发出汗味道的热烘烘的后背；妈要让爸帮她干个什么，爸马上就放下手里的事去干；妈变蓝以后，爸慌张的样子，他不喜欢精灵，可他抱着树叶子一样轻的妈，走回到他们房间里去……许多事就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去，可我发现自己说不出来。说自己爸爸好，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你想起来的，常常是很小的事，小得你觉得它不能很好地表达出你想要说的心情。



爸爸是一个人，不是一篇课文，所以不能清楚地说出来他是怎么样的好人。

“对的，爸就是精灵最最合适的那种人，要是他没那么好，就不会听到精灵的歌声，我告诉过你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听到精灵的歌声，一种是诗人，无论心是不是好。另一种就是有仁慈心的人，他能听到想要感情的精灵的歌声。”妈点着头，“你也是仁慈的孩子，没因为爸要离婚而恨他，你将来也会听到精灵的声音的。”

“那么说，你也是爱爸爸的了？”我说。

妈点点头，她说：“我总是记得我第一次在树下的49路车站上见到他，他皱着眉毛站在那里等车，背了一个黑色的大书包，那时他是一个实习医生。

“那时我已经在树上唱了好几夜歌，车站上能看到许多人，上海男人常常一分钟也不停地四下张望，好像生怕丢了什么，或者希望在地上拾到什么。还有的人总是大声地咳嗽，然后把嘴里的口水像射箭一样射出来。可你爸爸的脸上很清，没有那种生怕自己吃了亏的样子。



“那时我刚刚从家乡出来，精灵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他们只是飘来飘去，所以从来没有人间这些‘沉重的心事’。我很奇怪人的脸上会有这样的神情。而你爸爸有一张很美的脸，他的脸上有一种沉思的样子，他在想着什么高尚的事。那时我就说，我要爱上这个人，我的心马上就重了。我坐着的那张树叶马上就响了。那时你爸爸抬起头来看，他当然没看见我，可我就马上把一朵蓝花吹到他的眼睛里去。这样，他比较容易爱上我这个精灵。”

妈的脸上浮现出浅浅的微笑，她真是漂亮。

从妈妈身上，我发现要是爱上什么人，或者等我长大以后，真正爱上什么人，也是很好的事，它让妈妈会很美地笑。这种感情多么奇怪啊，就是他们现在要分开了，要离婚了，可妈妈在回想起从前的时候，还忍不住笑出来，大概这就叫做美好的回忆吧。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接着把蓝花往爸爸的眼睛里放呢？你可用魔法让爸爱你。而且现在你们还有我，你们也喜欢我的吧。”我说。

妈探过头来，把嘴噘得长长的，亲了我一下：“当然



都喜欢你，爸爸睡了九年的沙发，怎么不是为了爱你。可爸爸的爱情真的已经死了。他的心死了，我放再多的花进去都没有用。魔法对许多东西有用，就是不能真正影响一个人的心。”妈又亲了我一下，“等你长大，就理解这样复杂的事了。”

我想起来《石头的心》的故事，想起来《人鱼公主》的故事，许许多多童话故事，都是说魔法不能战胜人心，我以为那是为了教育小孩子重视心和感情，特别编出来的，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妈的“天皇皇地皇皇”，也有无能为力的地方。

“那你还爱爸爸吗？”我问。

妈说：“本来是很爱的，后来爸真的不爱我了，我的感情也就慢慢地淡下去了。老实说，就因为这样，我才会碰一点点酒，马上发蓝。因为身上和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太少，精灵本身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可爸爸也从来不说你不好。”

妈点点头，说：“这是他比所有的男人都好的地方。他不是恨我，而是不能和我一起过日子，也不愿意抱我，亲我，像别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做的那样。”



“他也碰你的，那天你蓝了，就是爸爸抱你回屋里去的。”

妈说：“森，你不懂啊，这是不一样的，一种是礼貌，还有一种是爱。”

我的确不懂，它太复杂了。但我想起了我和李雨辰，想起了从前我们好像是好朋友的时候，现在我们一起保卫我们的家的时候，这两个时候真的是不同的，大概会和爸妈的情况有点像。人间的生活，有时候，你想要的东西，真不一定有。小孩子不一定能当成好朋友，爸爸妈妈，不一定真的在一起一辈子。不过他们的情况比我们的情况还要复杂。

妈说，要是我能和爸爸也这么谈谈，是很好的，我也能明白爸爸的想法。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太累了，我最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我有许多时没做噩梦了。

有时我觉得结婚不好，可有时又觉得结婚很美，爱情会让人有美好的回忆，这是不寻常的。我很羡慕。也许这就是李雨辰说一长大就结婚的原因。

有时我觉得爸妈是太自私了，为了他们自己而伤到



了我。让我当单亲家庭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有时我又觉得我其实不在他们离婚这件事情里的。他们两个人不好了，可对我都很好，这一点并没有因为他们不好了而改变。反而因为他们要离婚了，他们都对我格外当心，生怕我有什么不好。

有时我觉得我做了什么错事，才把这事情引发出来，我有错。可有时又觉得这肯定不是我的错，像妈告诉我的那样，这不关我的事。

有时我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爱情这种事很复杂，是大人的事，我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好。我只是他们的孩子，并不是他们的一切，这是爸已经告诉过我的，可有时又觉得我的力量也许是很大的，我比所有的东西都重要，我得让他们明白我的重要性，他们得照我的要求做。

真复杂啊。

我摇摇头说：“我不想说了，我头也疼死了。”

那天睡觉时，我想到李雨辰曾叫我给妈买花，说是爸送她的。那花看起来肯定没什么用。我很伤心，很难过，因为我没有做到我想要做的事。

第二天我又有了精神，决定要对爸爸再努力一次，



爸爸头顶上的大树，爸爸身后的红砖教堂。这就是爸爸认识妈妈的地方。

我们家的关键在爸爸身上。只是我代替不了妈妈为爸爸特别做些什么。我认为该做的，妈妈每一件事都已经做好了。我总不能帮妈给爸买一朵红玫瑰。

于是我决定到 49 路电车终点站去，那是爸爸每天下班转车回家的地方，又是爸妈第一次相见的地方，还有，我自己也想看看那个老大楼包围着的车站，那里还有一棵树。在妈妈嘴里，那好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可以在那里见到爸爸，然后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49 路电车在江西路拐了一个大大的弯以后，响亮地放了一声电车大屁，吱扭吱扭地进了站。我看见一个小小的街心花园，里面有人在卖茶叶蛋，还有人在卖冰棍。里面有一个老先生把脸贴在报纸上，他在看报纸；



还有一个老太太在打树，那是他们锻炼身体的方法。

树后有一个红砖教堂，那就是妈妈的教堂，它小小的，红红的，从布满了白色尘土的玻璃窗看进去，里面黑乎乎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精灵住在里面。它看上去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妈妈的脸，那种希望有人去抱抱它的样子。

天已经开始黄昏了，街上挤满了下班的人，各种各样的车子嘀嘀地叫着，在人堆里钻来钻去，车子和人，街道和树，那里的一切全都是又累又烦的样子。我看到妈妈那时觉得奇怪的上海男人了。妈把这样的脸叫做有“污重的心事”，他们真的是难看的，我长大以后最好不要和这种人结婚。

我看见那棵大树了，就在街心花园那里。我是上海孩子，不知道树的名字，反正那是一棵很大很老的大树，密密地盖住了车站边上的小房子，那是49路的司机喝水和洗脸的地方。里面坐着一个管他们的人，只要他一打铃，司机们就慌慌张张地从屋子里面奔出来，开车走。那棵树就是精灵从前唱歌的地方。他们每个人坐在一张树叶子上。好久没下雨了，我看到树叶子上有一



层灰白色的浮尘。这会坐脏他们的衣服吗？

我仔细地听，在汽车喇叭声里，汽车轮子擦地发出的声音里，骑黄鱼车的外地人大声的吆喝声里，街口卖晚报的胖肚子女人大声的叫卖声里，等车人身上 Call 机的响声里，在所有这些 49 路终点站在下午五点钟高峰时间乱七八糟的声音里，我听到了树叶子在头顶上沙沙的声音，我看见一些树叶子在动。我想那一定是精灵坐在上面，它们一定知道我是精灵的孩子，可真遗憾，我自己不是精灵。

这时我看见一个人，昂着头，像是在水里游着的一只鹅一样。他的脸就像妈说的那样干净而安静，那时我突然想，要是这个人让妈看到，她也会喜欢他的，要是他不怕她的话，妈妈会很幸福的。

然后我认出来，他就是我的爸爸。

爸爸吓了一跳：“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说：“我等你。”

本来我想好了要说是到同学家去路过这里，这样比较自然，不会让爸爸觉得反感。我还想说：“我是来看你和妈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的。”这样可以开门见山。我



们上作文课时，议论文就是用这种手法写的，可以让人印象深刻。可我一下子没准备好，一张嘴，就把真正的理由说出来了。

爸“噢”了一声。

爸说：“那你大概听说这里就是我和你妈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了，是妈妈告诉你的。”

我说是。

“她还说了什么？”爸问。

“她说你是上海最好的男人。”我说。

爸摇摇头：“不算不算。你妈见过的人太少，爸只能算是不坏的人。”

“妈说你好，她喜欢你。”

爸爸说：“我知道。”

爸伸手拍拍我，把我想说的话堵回去：“妈昨天晚上告诉我你们说的话了。”

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脸红了，心里有种被人抓住了的感觉。其实我没做什么坏事。

爸拉我到街心花园里的椅子上坐下，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大扇教堂的窗子，看上去里面是黑乎乎的。



爸把手放到我肩膀上，说：“森，我从那天早上你说你感冒的时候，就发觉你想努力给我们创造和好的机会。我知道你是懂事孩子，可也没想到你的心事这么细，这么重。我有点感动，真的有点感动。”他用手压压我，好像要告诉我，他心里的感动的分量。

“这种努力应该是爸爸妈妈做的，而不是孩子做。”

我点点头，爸说得对。

“我们先说妈妈，她没法子努力。她改不了自己的身体。那么，就应该是爸爸努力。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陈森森，只要爸不离婚，家里就不会有离婚的说法了。”

我当然又点点头。

“可我已经做过努力了。我可以从头告诉你。”爸爸说，“我是外科医生，我们否认世界上有精灵这种说法，因为它是不科学的。在知道你妈妈真的是精灵的那天，我的世界观都要崩溃了。我不像你，你能这么快就觉得精灵没什么不好，而我却要昏过去。

“然后，我开始读书。我读了可以读到的所有关于这方面的心理学著作，荣格的书，包括斯蒂芬金的小



说。这些年来，我觉得我快比学心理学的人读得多了。我要是写小说，能成中国的斯蒂芬金。为什么？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我想让科学帮我接受它。

“超现实心理学说灵魂是合理的存在，还有人称到过灵魂的重量，可感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不能勉强的。而且，事实有时候是很可怕的，不光是在天上飞一飞。你不懂。”

“我很难过，我可以告诉你，陈森森，男人难过了，就是真的难过。”

“那女人的难过就不是真的难过？”我问。

爸说：“那也是真的。只是女人比较容易难过，这样就不那么明显。也许我这话说得不科学。”

我说：“女人难过也是真的难过。”

爸点点头：“有时我也想，想过许多次了，好像是我让这家人这么难过的。不该。我就想，试试再爱上你妈妈看。可我就是做不到。爱情是很奇怪的，要是你碰都不能碰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怎么重要，怎么好，怎么应该和她好，都不能从心里感到爱这个人。就是这样。和你不能吃青椒一样。”



“可你们也不吵架，小时候我觉得你们很好的。”

“我们都能演电影。”爸爸苦笑着说。

“我现在知道你不高兴。”我说。

“是寂寞。”爸说，“是很大的寂寞。”

“那你有那种第三者了？”我费了点劲，问出来。我记得也许已经问过了，可心里还是不笃定，要再问一下。

爸爸说：“没有。我的心是关着的。”

“那一定要妈妈走，你才能高兴？”

“高兴不高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开始新生活。”爸爸说。

“要是你们分开了，你连高兴不高兴都不那么知道。可我现在就能告诉你，我肯定是不高兴的。”我说，“我要你们俩高高兴兴和我在一起，我才能高兴。”

“你这要求太高了。你要是高兴了，我就肯定不高兴。”爸叹了口气。

“你努力努力。”我说。

“感情不是东西，你不能说有就有，也不是只要努力就能得到。感情这东西，像是水一样，倒洒了，就再



也拾不起来。它是去了不会再来的东西。”

爸爸挺着胸说了半天，然后突然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整个人往后面一矮，说：“你是不懂。”

我说：“我要是有一个男朋友，大概就会懂了。”

爸吓了一跳：“陈森森，那还早着呢，现在不能想。”

我说：“我本来是不想的，是你们要离婚，我才想的。”

爸爸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半天，他点点头，说：“是啊，陈森森，爸爸大概是害了你呢，太自私了。”说着爸爸垂下他又大又方的头，半天，他说，“可爸爸不想再过这样寂寞的日子啊。”爸爸的眼睛里有一种悲伤，很悲伤很悲伤，让我想起了妈妈那天掉在桌子上，摔成了五瓣的那滴眼泪。我突然想哭了。

我们头上的树叶子沙沙地响得多好听啊，可是它们的声音也是悲伤的。

要是为了我，爸爸真的是在过他一点也不喜欢的日子，那是不是我也算得上是个自私的人呢？小孩子也要公平。

李雨辰坐在她家的桌子前，直直地瞪着我。她还



是有一股萝卜味道，不过今天她自己收拾过家了，到处都很干净。李雨辰在认真想什么事的时候，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盯着人看，她开始近视眼了，这会儿正戴着刘东理疗镜，眼镜的上面一半是黑的，看上去很奇怪，她的眼睛就从下面那半块玻璃里，很钻研地盯着我看。

半天，她说：“那谁让他们把我们生出来的呢？我们又不要生出来，他们生了我们，就要对我们负责。”

我说：“可他们也不是不要我们了。他们也没有恨我们，就是他们自己想分开。”

“爸爸妈妈分开了，一个家总归不像是家，这不就是害了我们。”

李雨辰说得也是对的，她有现成的体会，她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也许到了那时候，有一个女孩子也因为我可怜，在找不到朋友的时候想起我来了。我一定不会要这种人做朋友的，不平等的朋友最没有意思。

李雨辰挥挥她细长的手指头，说：“好了，不要说那种废话，我们还是想你爸爸妈妈的事，我很喜欢你妈妈，她是好人。我想的和你一样，你家问题的关键是你



爸爸。”

“我爸爸也是好的，他是老实人。”

李雨辰点点头：“他是老实人，要不然，他不会把他想要再找一个女人的心思也告诉你，大人在这种时候能像他这样说老实话的，真的算得上是老实人了。”

我说：“李雨辰，你说话的样子跟大人一样。”

李雨辰点点头，“我就是大人，所有爸爸妈妈离婚了的小孩全都是大人。”



## 八 小孩学坏并不容易

我们的计划好像有点作用，爸爸虽然没有松口，可也没再提这事。

李雨辰说不能松气。有一段时间，她的爸爸妈妈看她不理他们了，也闷住过一段。李雨辰以为事情就算过去了，慢慢原形毕露，该吃的吃，该玩的玩。然后突然有一天，爸爸晚上对她说，明天要领她去法院，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大人在没事的时候，总把孩子抱在怀里，心肝宝贝地叫着，可是其实心里并没有真把孩子的要求当一回事。他们总是更多地听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听小孩子的。

李雨辰说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不过，我刚刚也在想，你的心真好，陈森森，你懂得为别人着想。可是心好的人会吃亏。吃亏也不是好事，何况是大亏。你也要为自己想想。”

我问：“那你说怎么办？我当然也不要自己倒霉，我也想当一个幸福任性的孩子，一直这样到长大啊。”

“总是要你爸爸亲口说出来‘不离婚’这两个字，



才算结束。”

李雨辰说所有的人都说，一个坏孩子并不是自己就可以坏起来的，与家庭有关。特别是离婚家庭的孩子。晚报的记者到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去调查，说许多孩子都是因为父母离婚以后变坏的。所以那记者吓唬所有要离婚的父母，想想他们那些马上要变坏的孩子。

还有一个女歌手吸毒，也是因为小时候她的父母就离婚了。

李雨辰点点自己的鼻子说：“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

我摇摇头，也许是寂寞，也许是没人管，也许是怕将来变得像那个女歌手一样吧。一个小孩，会怕许多事的。

李雨辰点点头：“是怕自己变坏。我不要做坏孩子，他们是没有前途的。我每天写日记，都要检查一下自己什么地方可能不好，我最怕自己不知不觉就变坏了。我知道没人愿意自己当坏蛋，他们也都没有办法。”

李雨辰说着，缩起嘴唇来看着我，那是很委屈、也是很倔强的样子。可慢慢的，她的眼睛一点一点充满了一大包眼泪。她一眨不眨地睁大着眼睛，透过她的眼



泪，宣誓一样地看着我。又过了好一会儿，李雨辰的眼泪慢慢地退了回去，它们一滴也没有流出来。

这时，我才敢开口说话。我说：“李雨辰，我觉得你将来一定会比所有的人都有出息。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像你一样，真的很自觉。”

我真的是这么想，像我，实际上是一个不好不坏的孩子，许多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不可以学坏，但心里并不真的想要把自己变得多么好。因为不怎么有动力。我想，也许我爸爸妈妈真的离婚了，我也会像李雨辰一样，最后比许多人有出息。因为别人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多。

李雨辰说：“我就等着这一天。”

李雨辰教给我一个新招，就是装变坏了，当小流氓，让爸爸急一急：“家长最怕的是这个。”

“怎么才真正算是小流氓呢？抽烟吗？骂下流话吗？夜不归宿吗？”我说。说着自己也笑起来，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听起来很刺激。

李雨辰说：“对，这些怕是都要学，要不然他们也不相信。你爸爸已经知道你在想法子阻止他们离婚，你这次得装得很像才行。还要学打扮。晚报上说女孩子变坏的



标志,就是突然讲究打扮,喜欢与众不同的奇装异服。”

不管说到什么,李雨辰总是把晚报抬出来。李雨辰说,不是晚报,也没人跟她说这些事。别人说的都很空,都是泛泛而谈。

我们俩在一起讨论了好久,都很兴奋。我们从小到大和人讨论的,总是怎么能做得好一点。或者是自己怎么样超过别人,成为最好的。可现在,我们按照李雨辰的那些小小的剪报,讨论怎么能装坏孩子。从前我们总是在想,要好好地做一个好孩子,真不容易。但现在,我们才发现,要真正做个坏孩子,也不容易。一时,也没有抽烟和骂下流话的需要,真要是夜不归宿的话,我们能到哪里去。听上去真的是不可能做的。

我们一直说到李雨辰的爸爸下班回家来。他长得像李雨辰,也有一张快乐的大嘴。

他站在走廊里换拖鞋,把公事包往地上一扔,说:“哦,小朋友来了。”

他给李雨辰三十块钱,让她去红甜心吃面。

“你呢?”李雨辰拿了钱问,“我帮你带点什么回来?”



黄昏时分路过泰兴路我家门口，就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夜总会的灯还没亮起来，马路上的人匆匆忙忙要回家去。妈妈最喜欢这时候街上的人的表情，她说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自己的家，每个人心里都流着很黏的胶水，把自己和自己家的亲人紧紧黏合在一块。

“我先躺一会儿再说，累死了。”她爸爸说。

李雨辰悄悄跟我说：“是他要出去和人吃晚饭，不好意思说出来。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我和李雨辰一块出来。黄昏时候的路上都是回家的行人。他们路过一家夜总会，里面的灯下站着一个高高的小姐，穿着大红旗袍，像蜡人一样笑着，十分钟都不



变脸。这可把我看呆了。每次我都是白天经过这里，那时这里的门关得紧紧的，我从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说：“天都快黑了，我得回家去。”

李雨辰说：“先陪我去吃面好吗？我买便宜一点的，三十块钱能买两碗了。”

我说：“我妈要着急的。”

李雨辰笑笑说：“你不是开始要变坏了么？忘啦？你现在可以什么规矩都不遵守的。”

她伸手拉着我的胳膊，我说：“你大概也想我最好陪你一块去吃面吧？”

李雨辰迟疑了一下，点点头，“不过也有帮你开始破坏规矩的意思。你想去吗？”

我说：“其实我很想。”

李雨辰常来这地方，我们马上就找到了桌子。坐下以后，李雨辰斜过身体往桌子上看，然后点点我这边的一块桌子说：“他们没擦干净，你先不要把手放上去。”

店堂里那么多人，就是没有我们这样，只有两个小孩来吃面的。人家的小孩子都跟着大人，人家是幸福的家庭。他们叫了满桌子的小菜，爸爸还喝一瓶啤酒，小



孩也有人帮着剥虾。

我不看他们，就别过头去问李雨辰：“我得骂下流话吧。这是变坏最主要的一项。可我从来没骂过这种话。”

李雨辰说：“我也没有。”

“咱们先试试？”我犹豫，可也很兴奋。这可是天大的丑事，哪家爸爸妈妈也见不得女孩子有这么脏的嘴。

李雨辰忍不住想笑出来，可她硬板下脸来，很严肃地说：“试试就试试。”

她看看我，张着嘴，可说不出来。她就说：“你先来。”

我也说不出来。

李雨辰说：“你总归听到过那种小流氓骂过的，对吧？”

我点头，就是听到他们骂，听到一次，心里就抖一次。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要骂。

李雨辰说：“那咱们谁也别不好意思，一二三，一块骂。”



这比较公平。

李雨辰叫了一二三，我们很轻地骂了半句。

操——那——

听上去，那声音和语调，就像是在叫“妈——妈——”是那种奶声奶气的小孩在叫。

可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笑起来。

李雨辰也笑起来。我们俩笑成一团，把小壶里的醋都抖得倒出来了。

旁边桌子，坐着一家人，也有一个女孩。她妈妈瞪了我们一眼，一定是嫌我们太疯了，她妈妈的眼睛里有一种看不起我们的样子，像刀一样飞快地扎过来。

李雨辰故意又再笑大声一点，可她的脸一下子就气红了。

李雨辰拿筷子点点醋，放到嘴里吸着，然后用筷子点着我说：“陈森森，你一定不能真的变坏，你不要装成了真的，那我肯定不理你了。”

“不会的。”我说。

“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们两个人一定要互相监督，



不可以变坏。我们俩将来都一定要做上海最出色的人，让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对自己的小孩说，你要是能像李雨辰和陈森森一样，我们就高兴死了。”李雨辰说着狠狠白了旁边桌子的那个女人一眼，“气死这个女人。”

我说：“对。”

李雨辰说：“还要气死所有看不起我们的人。”

我说：“对。”

面来了，那碗大得像个脸盆。我们俩用汤碗小心地碰了碰，像电影里的绿林好汉。我们发誓要做一个真正的好孩子。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一家小店里买到一包香烟。店里的人看着我们有点奇怪，但到底什么也不问，也不说小孩子不可以买烟这种话。最后，那个人递给李雨辰的时候，还笑嘻嘻地说：“下次再来啊，我们这里比外面便宜。”

李雨辰点着这家店说：“以后等我们当大官了，要记得把这家店关掉，他们害孩子。”

我没思想这么以后的事，我还从来没不说一声就这么晚回家的。妈妈一定会着急。我心神不定地催着李



我和  
雨辰就是  
这家小店  
里买到  
香烟。



雨辰快走，李雨辰说：“你装也要装得忘记了时间啊，乖孩子。”

走到电报大楼下面，我看到妈妈站在我家阳台上，楼下的霓虹灯照花了她的脸。她已经看到我了，马上向我招手。

李雨辰低声嘀咕了一句：“你妈也挺可怜的。你今天就不要装坏了吧，明天再说。”

我说：“我就说，你一个人出去吃饭害怕，我陪你去吃饭了，好吗？”

李雨辰说好。她偷偷望着阳台上的妈妈，说：“我觉得对不起她。其实我们都是想帮她的，是吗？”

话是这么说。



妈什么也没说我，她在电梯口接到我，就说：“快洗洗手，准备吃饭。”妈妈的脸在电梯灯下，看上去很苍白的样子。她本来喜欢漂亮，常常把头发梳成很复杂的一个髻，还要插上有粒红珠子的金步摇，今天却只是随便扎了一把，长长的黑头发从肩膀那里搭下来。

妈看起来还是很伤心的样子。我不敢说我和李雨辰已经吃过面了，只好去洗了手，再吃饭。我吃也吃不下，真的吃不下去。

饭桌上，谁也不说话。爸爸吃的少，妈妈吃的少，因为不说话，谁要是用汤勺碰了碗，那就成了惊天动地的响声，能吓得人一跳一跳的。可大家都不抬头，低着眼睛吃饭，小小心心的，不敢让勺子再发出声音来。

我好不容易吃下去的饭，全堵在嗓子眼里。我很想喝汤，可不敢盛。要是我碰出响声来，他们都会抬头看我的，我可不知道再说什么好。

爸站起来，拿过我手里的碗，盛了一碗汤放到我面前。爸爸的手指甲剪得平平整整的，他真是一个外科医生。

可这是不寻常的，从来都是妈妈给我盛吃的东西。我看了一眼妈，她正捧着她的小蓝边碗，非常专心地吃着饭。



吃完饭，妈站起来收拾桌子的时候，说：“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好，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也可以走，我回我的家乡去，很容易。真的。精灵本来是没有感情的，所以不会像人那么难过，真的。”

妈的脸上有一种笑容，看不出是真笑还是假笑。

爸爸看看我，我也看看爸爸，我们都没说话。李雨辰说得对，现在好像是我和爸爸的矛盾了。说起来也奇怪，爸爸妈妈要离婚，弄到后来变成了孩子和爸爸的矛盾。现在我们都自私，都一步不让。

我抽了平生第一支烟，整个嘴全是苦的，而且还是臭的。我真不知道人怎么会喜欢抽这种东西的。按照和李雨辰商量好的，我在我家厕所里抽，针对爸爸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手的习惯，我一直等到爸爸下了班，才进厕所间去抽烟。因为害怕，我没把烟真正吸到肚子里，而是让它们全装在嘴里，然后张开嘴，把烟放出来，看到自己嘴里像失火一样，居然有一股股烟冒出来，真是奇怪。

果然，爸一进家门就抽鼻子，他先跑到厨房去看锅底，看是不是有什么黏在锅底烧起来了，然后从厨房追



到客厅里，从客厅跟到我房间，我虽然不怕，可一颗心还是咚咚乱跳起来。

爸堵在门口，压低了嗓子问：“你干了什么？”

我不吭声。

爸凶起来，压低了的声音好像狮子吃人以前，在喉咙里呼噜呼噜响的那种声音：“你吸烟？”

我还是不吭声，本来我应该说：“是你逼的。”可我害怕。

爸说：“你要讨打了，是吧？”

我就哭了，我也压低了声音哭。

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和爸爸都怕妈妈听见，我们都不愿意她难过。

爸向我伸出手来，我只好把抽屉里的香烟拿出来，递给他。他两手抓住香烟盒，把它拧成麻花，转身就走了。

然后我听见抽马桶的声音。

我很难过，可我还是得一不做，二不休。所以，过了几天，我等到一个妈妈不在的机会，向爸爸要钱。

爸爸奇怪地望望我，他从来没见过我这么不要脸，



被他骂了才几天，不光自己主动和他说话了，而且还伸手要钱。

他放下晚报，坐坐端正，正式地清清嗓子，问我：“干什么用？”

“买衣服。”我说。

“买什么衣服，你会买什么衣服？”爸爸问。

“总是我自己喜欢的。”我说。

“你的衣服妈会买的，不用你操心。你管管好自己就行了。”爸骄傲地说。

“我现在不要妈买衣服了，反正她也要走了，我要自己买衣服。”

爸像上次一样，默不出声地看着我，然后，看着我点点头：“好，可以，我给你钱，你去买。”说着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来给我，“你去买，你去买，我倒要看看你能买出什么你喜欢的样子来。”

我说：“一百块钱不够。”

爸什么也没说，吊起一个嘴角来笑了笑，好脾气地说：“好，现在改革开放，孩子是应该穿贵的，再给你三百块钱，是你资助希望工程小孩一年的学费，你自己



去用吧。”

我握着钱，看了一眼爸爸，爸爸端坐在沙发和晚报中间，像我们家的老钟一样，不动声色地看着我，甚至还笑了一下。

我和李雨辰到南京西路上，按照音乐电视频道里的那些装束吓人的外国歌手的样子，买了一件黑色的小背心，一条黑色的牛仔裤，还在一个小首饰店里买了一个死人骷髅形的戒指。我的手指太细了，戴什么样的戒指都嫌大，手往下一伸，戒指就掉下来，卖戒指的女孩子给我找了根男孩子当项链的牛皮绳子，说：“你干脆把它当挂件吧，也很酷。”

她自己就是“酷”的，涂了银色的嘴唇膏，像吃了生带鱼的猫。

她建议我们还要再去买一双厚底鞋，而且走路时，脚尖要往里面撇，像人家小时候生过软骨病的人，走路内八字一样。她说这也是时髦的。

我们只有“噢”的份。

我们俩回到李雨辰的家，把行头都穿戴起来，我真的太瘦，背心一包，牛仔裤再一包，像根霉干菜。



李雨辰不满意地看看我，说：“现在又不是要好看，而是计谋。”

我就这么穿着回家去，一进门，我以为妈一定会吓一大跳，谁知道妈正端坐在椅子上等我。她的脸上有一个眼睛上开着朵蓝花。我往头上一看，果然还有一朵闪着眼睛的蓝花，像小蝴蝶一样跟着我慢慢飘过来。

妈过来抱着我，轻轻地摸我后背，她什么也没说。

爸爸看着我笑了一声，说：“不错不错，蛮节约布的。”

我气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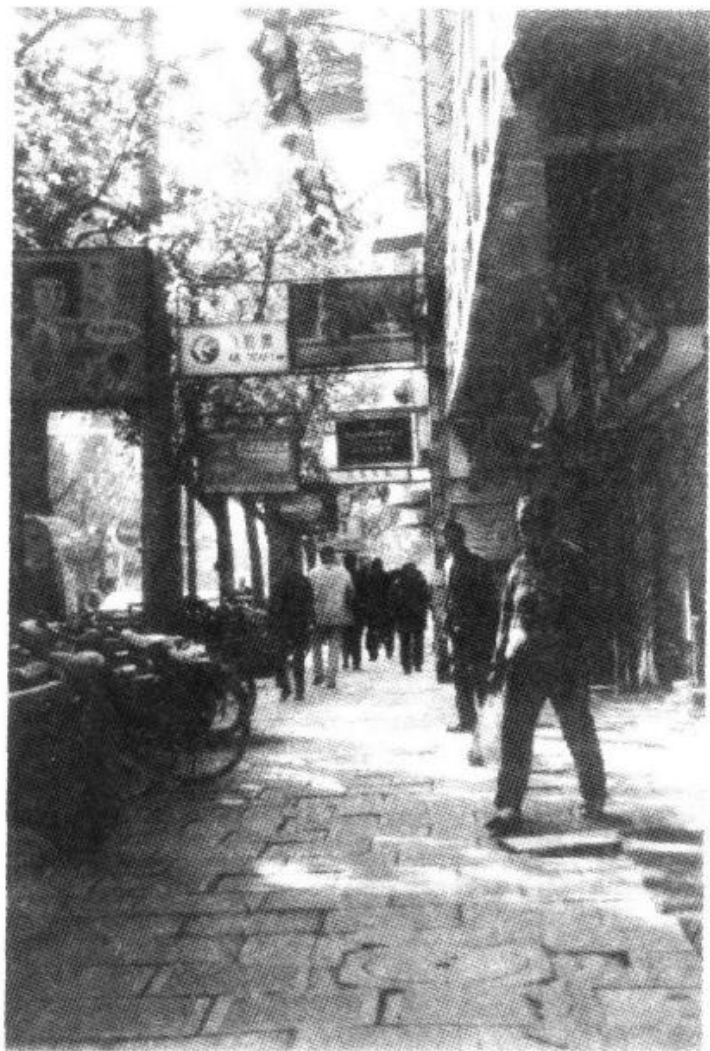
晚上我听见妈在房间里说：“爱和恨一样，都是人心里才会有的胶水，把人和人黏在一起。”

他们为了向我表达绝不和好的决心，从那天开始，一直开着门睡觉，一个人睡床上，一个人睡沙发，像分了男女生宿舍一样，所以他们现在说话我能听见一些。

爸爸说：“那你要我怎么说！大人和孩子，其实真的不能互相理解。”

妈说：“她也有她的道理。”

爸说：“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上，都是有道理的。”



来来往往，像平时我们遇到的人一样走在街上的，你知道他到底是一个精灵呢还是一个人呢？

是的，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可就是道理和道理放在一起，就矛盾了。这时候怎么办呢？

走投无路以后，我和李雨辰决定要夜不归宿了。

我自己不敢这么做。李雨辰虽然可以陪我，但我们



也不到李雨辰家去睡觉，妈的眼睛是会飞的小蓝花。要是她知道我在李雨辰家，不会让爸爸真的担心的。可我，一定得让他们真正相信我是夜不归宿，他们才会怕。

黄昏时候我和李雨辰离开家，在马路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

天渐渐地暗下来，显得南京路上的霓虹灯很多很亮。我第一次注意到，虽然大家都急急忙忙地走来走去，可大家都是回家去，一颗心里想的全是自己的家。他们手里拿着菜，拿着水果，熟食店里挂着的鸡鸭，一个一个被拿下来了。还有从蛋糕店里买回来的点心什么的，那一定是明天早上的早饭。所有的房间里都亮起灯来，好多阳台上都有人弯着腰在收衣服。因为大家都回自己家去了。

我心里有点不安，要是大家全都回家去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一定很吓人。

我们要是碰到真的小流氓了，怎么办？他们一看就知道我们和他们不是一路的人。

“我们不要睬他们。”李雨辰说。



但这肯定没有用，他们会杀掉我们。我们一定得到什么房子里面去，而且还要是灯光很亮的地方。

我们先找了肯德基炸鸡店，这里面灯很亮，也很香，可他们12点关门，最吓人的事，总是在12点以后发生的，故事里都是这样的。我可不能12点以后再到大街上去。

我们又找到一家咖啡店，他们门外的牌子上写着到下半夜4点。从大玻璃窗外看进去，桌子上铺着绿白格子的桌布，已经有人坐的桌上还点着一根小蜡烛，很浪漫的样子。

李雨辰说，4点以后天会亮了，没什么吓人的了。

可我们刚刚推开门，坐在酒柜子前面的人就对我们摆手，说不满18岁的小孩不可以进去。

李雨辰不甘心，说：“我们来问问你们是不是真的4点才关门。”

那人说是。

那个人穿着烫得笔挺的衬衣，很胖，头发一起往后梳着，像日本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有点吓人。

我碰碰李雨辰，想叫她快点走，我觉得这一定不是



小孩子不能来的地方之一——咖啡馆，看上去不能让孩子去的，都是又漂亮、又香、又神秘的地方。大人在这里喝酒、喝咖啡，这两件，都是小孩不能够喝的。大家都以为这样的地方会把小孩子影响坏，但是常常事实却不是这样。那里的大人，却也怕自己把小孩带坏了，可是生活的秘密就是：常常怕自己把孩子带坏了的大人，是很好的人。

什么好地方。

李雨辰小声对我说：“不能让他看出来我们害怕。”然后，她大声说：“不来就不来。”

我和李雨辰就打算往外走。可那个人又叫住我们，



他说：“来，过来一下。”他又粗又白的手指上有一个很大的钻石戒指，在灯下一闪，发出很亮的光。

李雨辰警惕地问：“干什么？”

那个人把头从酒柜台里面伸出来，凑近我们，他的头发梳得又黑又亮，像鸭屁股一样扁扁地一直拖到领口上，还有香水味道。他说：“你们两个小孩，要管我们什么时候关门干什么？”

李雨辰说：“不怎么，我们做社会实践。”

那人“嗨”地一声笑起来：“不得了，现在的小孩子实践怎么泡咖啡馆？”

走过来一个端了杯子的年轻小姐，穿了红色的T恤，还戴了一个棒球帽子，她抿着嘴，朝我们笑：“你们是哪个系来实习的？”

我听出来了，这是在笑我们没到做社会实践的年龄，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去中山公园玩，也叫社会实践呢。我们凡是不是在学校里，通通就叫社会实践。

“别是和妈妈吵了架，想出来逃夜的吧。”那个人突然盯着李雨辰说。

“不是的。”我马上说。



那年轻小姐拍拍我们：“好啦好啦，快回家去，别再到咖啡馆里来，这不是小姑娘来的地方。看天黑了，碰到真正的坏人。”

柜台里的那个人从柜台里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水，推到我们俩面前，说：“听大人的话，快回家去。你们这种小姑娘，人贩子最喜欢了，一人喝一杯特饮，就快回家。就算你们到咖啡馆里实践过了，在吧台上喝了特饮了呢。”

那个人打扮得像电影里的坏人，可其实却是好心又唠叨的，我们坐在他柜台前面的高脚凳子上喝水的几分钟里，他不停地说：“我告诉你们，火车站不可以去，那里是全上海最混乱的地方，看把你们卖到山东乡下去给瞎子当童养媳妇，苦也苦死了。”

“夜排档的地方也不好去，上海五花八门过夜生活的人都到那里去，没几个是好东西。小姑娘，要学好是难，可要学坏，一分钟也不要，老母鸡就变鸭。”

“夜总会更加不好去，就是那种霓虹灯上写了 KTV 包房的地方。”

“反正不做坏事的小孩，一晚上要想在外面过，是



没有地方好去的。夜生活是我们这种坏人过的，我们是大灰狼出身，除了税务局和卫生局，什么也不怕。可你们，应该九点钟上床睡觉。”

李雨辰推开杯子，说：“谢谢你噢。”

我也说：“谢谢你。”

他说：“我一看到你们俩眼睛滴溜溜地转，就知道你们不死心。现在的孩子，还是不要生的好，什么地方能管得住。110 知不知道，真的出了什么事，马上打110，找警察叔叔，找党。”

小姐又端着空杯子走过来，对那个人笑着说：“你这么不放心，干吗不送她们回家？你当一次雷锋叔叔。”

他摆摆大手：“我要送她们回家，她们的妈妈一看见，马上先把我拖到警察局去，我这种样子，不像是个绑匪？”

大家都笑起来，我们也笑了。

我们很愿意留在这个咖啡馆里，看上去吓人，可其实并不吓人的地方很有趣，可人家不让我们呆着，就只好出来。出了门，才发现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肚子饿了，也很想回家，可不好意思说出来。



我和好朋友李雨辰选择的逃夜的地方。还真不错呢，又亮，又暖，又有炸油条的香味儿。

李雨辰说：“我们先找一个地方吃晚饭，坐下来吃饱了，就会想出好主意来。一般来说，人肚子一饿，心里就想回家。”

这次，我们找到一家永和豆浆店，吃大油条去。然后我们一起发现，这家豆浆店是24小时开着的，而且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灯亮，人多，服务员小姐都是年轻人，高高兴兴，客客气气，也不对我们两个女孩子占一张长桌子大惊小怪的。

我们买好吃的东西以后，服务员就对里面大炉子前



的人大叫：“小笼包子一客，油条两根！”

最棒的是，我们头顶上，还吊着一个电视，虽然属于逃夜的少女，可我们连今天的《成长的烦恼》也没有漏看！这真正叫作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送油条来的人，还认认真真地对我们说：“小姐慢用。”

“小姐”真的高兴死了。

七点钟，我们过得很快活，一边吃一边看电视，没人管。两个小孩一块吃饭，看电视，议论故事里面的事，这差不多就是世界上最高兴的事。

八点和九点，也很好。我们看了超时的电视，看台湾人大声的哭，大声的笑，和他们说的那种文雅的普通话差得好远啊，还看了许多条广告。里面的冰激凌广告最好看，最难看的是旭日升茶，那两个男的让人竖汗毛。没人管。

十点和十一点，还算可以。我们多喝了许多冰豆浆，所以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困。

十二点，李雨辰的眼睛越来越小，可她一直撑着，后来她的两只眼睛像兔子一样红了。我觉得自己对不起



李雨辰，心里又很感动，我真的找到一个好朋友了，要是没有她，我现在的日子会多么恐怖啊。

李雨辰努力睁着红眼睛说：“陈淼淼，我知道你有多难过，所以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过这么难过的日子，我们是朋友，同甘共苦是应该的。”

我重重拍了她一下，她也重重拍了我一下。

然后，我们的日子就难熬了，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脚就麻了，很难过。我望了望玻璃外面的街道，看到有一辆红色的出租车亮着小红灯，从街口慢慢地开过去，街上没有人，马路中间有一些看上去是蓝色的雾气。大家都睡在床上，只有我们是睡在有一股油条味道的桌子上，手也压得麻了。

等我们最后被人叫醒，是一点多钟的时候，服务员在我们俩的桌子前头围了一圈，里面有一个人说：“你们知道现在几点了？”

我说：“我们要到四点才能走。”

他们问：“为什么？”

李雨辰说：“四点天就亮了。”

有个女孩子说：“根本就不亮，是最黑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让我们回家去，说小孩子不可以在店堂里睡觉，可我们那时已经不敢走到这么黑的街上去了，外面街上空空的，现在真的是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说：“我们怕。”

他们就打110电话，找警察来送我们回家。我们还没想要怎么说，他们就对警察说：“这两个孩子迷路了。”

他们把我们说得太好了，我们马上不响，做出迷路的样子。

警车开得比飞还要快，马上就要到家了。

一个警察陪我回家。

院子的树上有野猫的亮眼睛，它听到警察的大皮鞋声音，“刷”地一声跑掉了。我们的院里在夜里居然停了许多汽车。

大楼里的电梯已经关了门，警察到旁边小房间里叫电梯间阿姨出来。电梯间胖阿姨噢噢地应着，好像是做梦里的声音。可她一看到我，马上就醒了，冲我拍了一下巴掌，说：“你这小赤佬到哪里去了？急得你爸爸妈妈上上下下十次也有了，到处都找过了，你妈吓得魂也



没了，眼泪水下雨一样地落下来。你这个小姑娘真的不知道轻重噢。你爸爸到警察局报案去了，现在的小孩怎么可以不见啊，就一个小孩，大人不要急死的啊。你这种小赤佬真的不懂事噢！”

原来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去警察局了。

我应该说点什么，也应该想点什么，可我什么也不能做，我觉得自己虽然说是站着，可已经睡着了。

然后我看见电梯的灯下，有爸爸的脸，他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妈妈拉着我，也没说话。上楼的一路上，就是电梯间的阿姨代替爸妈来骂我。

等爸妈千恩万谢送走警察以后，爸爸站在客厅中间，背对着餐桌上一动没动过的晚饭，眼睛深深地望着我，说：“陈淼淼，你听好，你什么也不用再干，我再也不提离婚这件事，我保证永远不提。”

爸爸的话让我醒了一分钟，“我们胜利了，李雨辰。”我心里想。



## 九 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恢复到妈妈没喝酒，没变蓝的那时候。

李雨辰有一点羡慕我，她说那时她太小了，要不然也会像我一样，挽救家庭。现在她正在写一本书，专门给爸妈要离婚的小孩看，书名叫《怎样不让父母离婚？》，她想要把我们的事也写进去，我们算是很成功的例子。

高兴起来，我们俩也学着永和豆浆店的店伙计的口气，互相把“小姐”叫来叫去。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晚上真的是很刺激的。到现在我都在奇怪，为什么那天我们喝了那么多的豆浆，但一次也没有上厕所，那么多水都到哪里去了？其实那时我想过要上厕所，可永和豆浆店里没有厕所，我就不再问了，大概是怕出去吧。以前，我和李雨辰一直把外面的人想得太坏，别人也把外面说得太吓人，可其实那天我们并没有碰到一个坏人，咖啡馆的大胖子，其实有一颗很好的心。

回想起来，那些事像是好久好久以前发生的了。



只是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爸妈的门，从此再也不用关上。爸爸天天在沙发上睡。这扇打开的门有时提醒我，爸爸妈妈并不是我从前认为的恩爱夫妻。他们不是幸福的人，只是不离婚了。

其实，爸爸也有点和以前不一样。从前他一直看心理学方面的书，现在他回家来就看 VCD。开始他在街上的小店里买，每天买一张回来，渐渐的，就有了一箱子。里面全是打仗故事。他每天晚上都要看一个新的，然后再找一个老的，重新看一遍。看完以后，洗澡睡觉。他对我对妈妈都很和气，像从前一样。

那天晚上，他在他存 VCD 的箱子里翻了好久，找不出一张他没看过的，他就打电话给卖 VCD 的人，他和卖 VCD 的小老板都认识了，有时爸爸打电话去，他们会给爸爸送上门来。

那天，爸放下电话不一会儿，就有人背着一只大背包，像一般晚上挨家敲门卖新式洗碗布的跑街先生一样来了。他们把花花绿绿的片子摊了一地，爸也没找到他没看过的战争电影，有时我跟着爸爸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欧洲战争，我都知道了。那个人不好意思地说，



现在美国告中国盗版，中国方面抓得紧了，盗版东西不那么容易进货，所以就少了。

那天，那个人走了以后，爸爸又在箱子里横挑竖挑，挑出一张看过了的，再看了一遍。那个电影打得很厉害，每几分钟就有什么人流血，看得我心惊肉跳。

爸爸把自己埋在沙发里，一动不动，美国士兵杀越南人，拿小刀飞过去。越南人杀美国人，拿削得尖尖的竹竿飞过来。看了让人恶心。我转过头去不看，心里可很奇怪为什么今天爸爸不在这时候叫一声：“陈森森，闭眼。”本来到了他觉得我不应该看的地方，他马上会这样叫一声的。

所以我探过头去看看他，他原来是睡着了。他的脸上有两条很深的皱纹，从鼻子那儿一直伸到嘴巴。看上去，好像刚吃了药，苦得直皱嘴巴。爸爸的脸变了，变成一个又老又苦的人。原来爸爸可不是这样的，他虽然不那么爱动，爱说话，可他一直很有趣。

电视里还在发出各种各样的惨叫，爸爸已经仰着头睡着了，他的双手垂在沙发的扶手上。只有他的手没有什么变化，很干净，因为他还是个外科医生，不管怎样，

## 九 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



他都要为别人在他手里的生命负责。

他是因为不能离婚而又老又苦的？

那天晚上睡着以前，我想着爸爸。就像我没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会不高兴一样，我也为爸爸心里的高兴而难过。他什么都没有说，甚至不暗示我什么。可是总之，爸爸现在很像大热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激凌一样，很快地缩小下去。

李雨辰说：“你是心疼你爸爸了。”

我觉得我是。

我想起来妈也常常从后面看着爸爸。她不说什么，可她的眼睛里有时也有眼泪一样的东西，我想妈妈也心疼爸爸。

有一次，妈说起爸爸从前喜欢打篮球，上楼梯的时候常常是两阶三阶一跨的，妈说爸从前是一个很活泼轻松的人，还喜欢打网球，有种自豪的帅气。妈说这些的时候，正在桌上画着一幅给报纸的文章插图，她画了许多小鸟，排成一队正在飞远。她一边画一边说，后来她哭了，一颗眼泪落到刚画好的画上。墨水化开来，妈用草纸吸了吸，把化开的那一块画成一个在云里的月亮。



她说：“今天要被人家骂了，鸟不在夜里飞。”

不能离婚，会让爸爸这么伤心，这是我没想到的。爸爸伤心了，我和妈妈这种胜利者也会伤心，这更是我没想到的。

李雨辰说：“我也没想到。”

“我没想到会一家人最后一个也不高兴。”李雨辰说，“我们主要是想大家在一起过好日子，没想要害谁，对不对？”

李雨辰的爸爸离婚以后也不见得有多快活，他常常发脾气，一累就唠叨个不停，像个老头子。所以李雨辰以为我爸爸一定比她爸爸幸福，可事实不是这样。我想我们有一点害了我爸爸。现在我心疼爸爸，就像那时他看到我拼命努力，想让他们和好，也心疼我的一样。

李雨辰叹了口气：“陈淼淼，你们家的人，心真好啊。你们家的人分开来，真的太可惜。可你爸爸为什么就不能过下去呢？”李雨辰恨得捶了一下桌子。

我实在没忍住，就说：“你发誓不说出去，我就告诉你，爸是有一个改不了的理由的。”

李雨辰说：“我要说出去，就马上死掉。”



我说：“因为我爸不喜欢我妈是精灵，他们从来不睡在一张床上。”

李雨辰愣了愣，问：“什么精灵？”

我说：“就是精灵，不是人。”

李雨辰想了一会儿，说：“她吃人？”

“不。”

“她会变出来血红的长舌头，还有尖牙齿？”

“不。”

“那她会干什么？”

妈妈会干许多奇特的事，我这会儿想起妈妈来，还是觉得她比真的人要有趣多了，她帮着我多少别人帮不了的大忙！

李雨辰叹了口气：“你爸真的笨噢。我喜欢你妈。下回你求求她，也带我飞一次，我保证不说出去。”

李雨辰忽然想起来了什么，盯着我问：“你是人呢，还是精灵？”

“我是人，我妈说我是人，所以我飞不动。”

李雨辰看看我的嘴里，怀疑地说：“可你旁边的牙也很尖。”



我其实巴不得也是精灵，拿眼睛飞来飞去，会施魔法。

李雨辰从厨房里找出她家烧菜用的料酒来给我喝，那么苦那么辣的东西，为了朋友我只好喝下去。她看了我半天，证明我真的是个人，才坐回到她的椅子上，说：“遗憾。”

我说：“和我想的一样。”

那天，我和李雨辰成了真正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共过患难，还共同享受了最高的秘密。现在我知道一个孩子为什么不容易找到好朋友了，因为孩子很少有共患难的机会，有谁的爸妈正好离婚呢？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像小孩子时候，只要在一起玩高兴了，就可以当好朋友，我们对心的交流有了要求。可是，这种心里的要求，要是没有一个好机会，就不能表达出来。又有谁真正能够信任朋友，把真正的秘密告诉朋友呢，那是要有真正的信任，才能说的事，就像你把自己的一切交到别人的手上，让别人保管着了。我们长大了以后，就不那么容易信任别人了，所以，真正的信任已经变得很少，也很宝贵。



我想等我家的三个人都不那么难过了，央妈妈带李雨辰飞一圈。我希望我能为李雨辰做更多的事。当你和什么人真的成为朋友了以后，能为朋友做事是让人高兴的。

回到家，我发现爸爸今天提前回来了。他在客厅的桌子前面和妈妈面对面地坐着，帮妈包馄饨。夏天时候，妈总是为我们做凉拌馄饨，是大虾馅的，那是我和爸的命根子。

他俩围着桌子坐着的样子可真好看。

我不敢说话，也不敢关门，怕他们一旦发现我，这样的情形就消失不见了。我就站在门口看着。走廊里有一股股清凉的风经过我的腿和脚，向客厅里轻轻吹过去，向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吹过去，把他们吹得很舒服。

在我的脚边，有妈妈白色的皮凉鞋和爸爸的黑凉鞋排在一起，凉鞋里留着妈妈的脚印和爸爸的脚印。我多么喜欢这样的两双鞋子紧紧地排在一起啊，清凉清凉的风，也轻轻地吹过了它们，像一块最薄最轻的绸子。

在我的一生中，好像从来没有好好地注意过我的家，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家，连吹到我家的风，都是



美好的。

那，我心里说，上帝、观音菩萨、如来佛、阿童木、真主、天主，我请世界上所有的神都来帮忙，让我的爸爸妈妈真的和好吧，让他们真正的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吧，像童话里说的那样。

但世界上所有的神都并没有来帮我的忙。

就在那个宁静的深夜里，我家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

那是一个深夜，我醒过来，想要小便。我就起来到厕所去。四周很安静，明亮的大月亮从窗外照了进来，像太阳光那样亮，只不过，它不是金色的，而是银色的，所以，在它的光芒下面，所有的东西都有黑色的大影子，而且很安静，好像都睡着了，只有月光醒着，在所有的东西上走来走去。龙头上的水滴像最亮的宝石一样发着光。

我听到家里的什么地方，有奇怪的声音，好像是什么东西想要叫喊，可马上就不叫了。

我以为是外面马路上有什么东西，就伸头出去看。外面马路上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发现对面大楼顶上，黑



压压地站满了鸽子，我不知道它们怎么会晚上不睡觉的，它们整整齐齐地站在平平的楼顶平面上，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家的窗子。看到我的头伸出来，它们全都惊叫一声，哗地飞了满天。但是它们并不离开，而是围着我们家的窗子打转，天空里全是它们用力拍打翅膀的声音。

我觉得很奇怪。

我打开厕所门，马上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从前我也可以在家里闻到，我觉得那是我家特别的气味，可现在闻起来，很新鲜，很强烈，让我想起，我在掉大牙的时候，在嘴里闻到的血的气味，那是血的气味，甜甜的腥气。

我路过储藏室的时候，发现那气味就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

钥匙孔里有黄色的灯光亮出来，像一颗大星星。

我凑过去看。

妈妈在里面，她浑身都是蓝色的，可不那么蓝。

她蹲在地上，一手拿着把尖尖的小手术刀，一手紧紧抓着一个绿绿的小生物，那是只小青蛙。它的血正往



下滴，一滴一滴，滴到蓝碗里，妈妈在杀青蛙，那是我最喜欢的小动物。它那么绿，那么灵活。因为我们的生物老师为我们班解剖了青蛙，我后来就没有再理过他。他杀了我的朋友。

我想起来，从前我养过小蝌蚪，可它们一长出脚来，总是急急忙忙地逃得不知去向。原来它们知道妈妈会在半夜里杀它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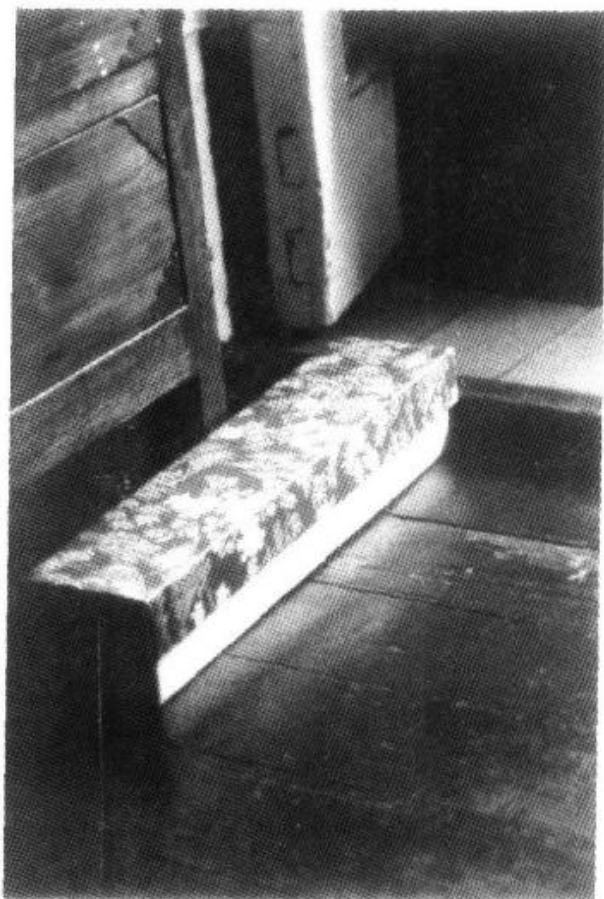
我的心发抖得厉害。

妈妈手里的小青蛙软软的，它正在死去。

妈拿起蓝碗，喝下小青蛙的血。像我喝中药一样，她刚刚喝第一口，就吐了出来，她的身体直抖。可她又接着喝。

小青蛙身上那好看的绿色慢慢地发灰，妈妈身上的蓝色慢慢地褪下去了，渐渐地，妈妈的脸白了，眼睛黑了，嘴唇红了，妈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妈妈把小青蛙放到一个画得很好看的盒子里，那是妈妈画的，我认出来了，从小到大，我一直看到妈妈画这样的盒子，在盒子上，她画了许多好看的小天使，还有金色的大星星。那时我还问妈妈要过盒子玩，妈妈不



我家储藏室里放青  
尸体的小盒子。

让我动，她说这是给特别的人画的，那种人不得已做了坏事，可想要赎罪，他们才用这样的盒子。

原来妈妈就是要用盒子的那个人。

妈妈要把盒子盖上的时候，哭了。她伸手进去摸摸小青蛙，对它说：“对不起，对不起。”

天上的鸽子还在飞个不停，它们把大片大片的黑影子从我家的窗子里投到我家长长的走廊上，又马上逃开了。



当妈妈盖好盒子，动了一下，好像打算站起来的时候，我发出了一声尖叫，我叫着叫着，可不知道怎么办。妈妈大吃一惊，向门跑过来。我连忙从那里一步跳开去，逃到客厅里。刚进客厅，爸爸就从他们的房间里冲过来，他一把抱住我，不让我再到处乱跑。

爸爸说：“不要怕，不要怕，妈妈没有办法才这样做。”

原来爸爸早就知道，他就把这么可怕的事放在心里。爸爸的心就像最黑的房间，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爸爸捧着我的脸，强迫我看着他的眼睛，说：“我不是要骗你，而是不忍心告诉你。这件事太残酷，对孩子不合适。”

精灵来自于一个没有太阳的世界，它们喜欢人间，可它们并不适合人间的生活，所以它们常常得找最凉的血喝下去，才能保持人形。世界上最凉的是小青蛙的血，就是精灵们在人间存在下去的能量。每次妈妈在能量不够的时候，都得喝最新鲜的青蛙血。妈妈是因为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可这仍旧是非常可怕的事。而这，



就是爸爸看到了以后，再也不能和妈妈生活下去的原因。

爸爸说，生活就是这样的，你以为是十全十美的事，却常常有你心里痛惜、可不能改变的缺陷。

妈妈站在客厅的阴影里，鸽子飞来飞去那活动的黑影子仍旧环绕着她。她像是要走过来，可我马上尖叫起来，妈妈马上停下来，站回到阴影里，远远地，羞愧地对我轻声说：“对不起，我会走的，我不要吓着你们，我会走的。”

爸爸妈妈第二天就去办离婚。我们家离静安区的结婚登记处很近，我很奇怪的是，办结婚的地方也是办离婚的地方。

李雨辰第一次到我家来陪我。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民政局，也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她很好奇，在我家走来走去参观。说：“我真的一点看不出这里住着一个灵魂。灵魂也睡觉吃饭，也用高露洁牙膏刷牙，真奇怪。”

是很奇怪，也很可怕。

不一会儿，爸爸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李雨辰，



愣了一下，马上看了我一眼，妈明白过来，就走过去，对李雨辰说：“李雨辰，谢谢你来陪陈森森，现在你们真的是好朋友了，我很高兴。真的，我今晚就要走了，今后，你要多和陈森森在一起，你们俩一定会健康长大的。”

李雨辰点点头，说：“我们真的会的。”

妈妈那样看着我，她的眼睛那么温和悲伤，我看懂了妈妈悲伤的眼神，从前我以为她只是为了爸爸不要她而伤心，现在我知道，她也是为自己在人间不得不做可怕的事而悲伤，她并不想那样做，可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妈妈的眼睛还是让我想起一只软软的棕色的布熊，我小时候抱着睡觉的那只布熊。可我就是不能再和她像从前一样说话了，我不能看她的眼睛。我发现当我听到和妈妈今晚就要永别的时候，我心里突然痛了起来，并不是像那天晚上我想象的那样，最好不要看到她了，永远也不要，现在我的心里有许多东西让我难过，我吃惊地不去理它们，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这是我拿手的。



大家都看着我。我看着自己手指甲里的灰：我愿意妈妈走，同时也不愿意妈妈走，我爱她，也恨她。

妈转过身去拍拍手，大声说：“今天大家都在，中午想吃什么？好好吃一顿饭吧。请李雨辰也在我们家吃饭，好吧李雨辰？”

李雨辰马上兴高采烈地说：“好呀，陈淼淼说你的大虾馄饨好吃，我想吃。”

爸说：“好。”

大家在一起做饭，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厨房地上因为大家都插手干活而踩出许多水印子，妈也没有在意，不一会儿，爸爸就把虾全准备好了，我和李雨辰把荠菜也准备好了，妈切了一些葱，辣得眼睛里全是眼泪，又切了笋，还切了香菇。妈好像还想往馅里面再加些什么，打开顶上的橱门，往里看。顶橱里放的全是干货，黄鱼干、鳗鱼干、虾干，还有火腿，一股又干又香的气味。

爸在一边碰碰妈说：“鲜的东西太多了，味道会冲了的。”

爸还是老样子，自己不怎么动手，可常常会在关键



时刻当指导员，因为奶奶做了一手好菜。

妈想了想，说：“是嘛。”她看看桌上的馅，把橱门关上，“要不香菇就不放了？照你的说法，香菇和虾的味道也是相冲的。”

后来香菇就不放了。

爸爸点点头说：“我可以做一个香菇豆腐煲。”

妈说：“好，你那菜也会好吃。”

妈在拌馅的时候放了好多香油，是真正的安徽小磨香油，妈这边筷子一动，全家都是香味，连苍蝇都飞过来了。爸眼明手快，伸手就抓了一个。

到底是爱好体育的人啊。

妈笑盈盈地看了爸爸一眼：“心红眼亮嘛。”

李雨辰悄悄地看我一眼，她不明白妈怎么说这种话，妈是个精灵啊，本来不说话的。

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很好的饭。我们三个人喝了许多可乐，妈说今天破例，让小孩子也可以大喝可乐，妈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喝的东西。爸喝了一大杯黄酒，脖子一粒一粒地红了，突然就能看到许多汗毛细孔。很好玩。爸爸每喝一口酒，就要嘀咕一句：“不能喝



了，我下午要上班去。”然后，咕咚一声，咽了下去。

每次，妈都说：“今天又不开刀，难得一次不要紧，喝吧喝吧。”说着，妈朝他举举手，好像要帮他拿杯子一样。

李雨辰吃得太饱，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放了一个响屁。她的脸哗地红了，看着我们大家不知怎么办。

爸爸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妈还是不会装，她笑盈盈地看李雨辰一眼。李雨辰一定是太难为情了，她马上看看我，装出怀疑的样子，说：“刚刚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还有什么声音！可我得为她撑面子，只好不说话。

妈妈忍不住放声大笑，妈这一笑，谁也装不了啦，爸也笑出来，李雨辰也笑了出来，我忍不住了，也笑了出来。爸爸看看我，也放声大笑。我们拼命地笑。

爸说：“没关系，李雨辰这是消化系统开始工作的关系，很正常。”

这时候，妈也放了一个屁，她的比较轻，可我们还是听见了，我们又大笑起来。

下午，爸爸上班去了，说好晚上早点回来送妈妈上



## 九 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

路。他走的时候，过来拍拍我的头，什么也没说。

李雨辰趁帮妈洗碗的空，问了妈许多精灵的事，李雨辰很喜欢妈，她和妈在一起的时候，显得比平时要小许多，像个真正的小姑娘，说话的声音都尖起来了。我心里真的很感谢李雨辰。

我自己坐在客厅里，听着她们从厨房传出来的声音。客厅里又吹过来轻轻的、像绸子一样的风了，远远的，在走廊那儿，放着妈妈的白皮凉鞋，她不怎么穿它，因为大多数时间她在家里，所以她的白皮凉鞋看上去很新。爸爸的鞋子已经不见了。

过不了多久，会是妈妈的鞋子永远不再出现在那儿。

厕所里她刷牙的杯子也会没有的，我想我们也会用它来插花，纪念我的妈妈。

我听到李雨辰和妈妈走到客厅里来的声音，她们一定是端了西瓜来，我闻到西瓜清凉的甜味道。我闭上眼睛，装睡着了。

她们看到我，放轻了声音。

妈妈向李雨辰说我冬天会在大腿上发皮疹，要李雨



辰提醒我不要忘记洗好澡以后擦凡士林油。

妈和李雨辰一起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把所有天花板上的灯都擦干净了，把爸爸所有的衣服都洗好、熨好，所有的皮鞋都打好了油，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整理了一遍。然后，妈打开她床底下的一口大箱子给李雨辰看，里面全是我的衣服，妈妈把我十八岁以前需要穿的四季衣服全买好了，还买了一百双尺码不同的袜子和短裤。妈妈说有教养的女孩子应该穿白色的内裤。

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哭了，可装睡的人怎么可以哭呢，我心里着了急。我想把眼睛闭得紧一点，我以为这样可以把眼泪闭回去，可它们却更快地从眼睛里流了出来。我只好马上把嘴张开来，好不要发出任何响声。



## 十 永别了，妈妈

天色黄昏，这是妈妈的最后一个黄昏了，妈决定领我和李雨辰飞一次。这也是李雨辰的心愿。

妈妈把她的手伸给我，可我就是伸不出我的手来，我想起了可怕的事。妈垂下头，想了想，去阳台上拿了一根竹竿来，让我和李雨辰一人抓住一头，她自己在中间拉着，这样，我就不用拉她的手也可以飞了。

可李雨辰不明白，妈就对她说：“这样才能带两个孩子飞。”

我们三个人，从客厅打开的窗子飞了出去。

李雨辰“哇”地大叫一声，一半是害怕，一半是激动。

妈马上说：“别叫，看让别人听见。”

可还是晚了，陕西路南京路口上的那个黑脸警察还是听到他头顶上有声音，他马上抬起头来看。他这次是真的看到我们了，他开始准备要骂人的，后来他伸手挡了挡脸，我想他以为我们会摔到他头上，所以要挡一下。然后，他惊呆了。他发现我们是在飞，而不是跳楼



看到居然有人在天上飞，黑脸警察很惊奇，很呆，很紧张。有人在天上乱飞，是否算违反了交通规则呢？



自杀。

他“嘀”地吹了一下哨子。

他一定是急得不知道干什么好，天上有孩子在乱飞，这算不算是违反交通规则呢？

可南京路上的 20 路电车却面对黑脸警察乖乖停了下来。司机以为警察的哨子是要他停车。



黑脸警察指着我们，又“嘀”地吹一声哨子。他大概还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可一定得干点什么。这一下，陕西路上的车也都停了下来。

他这时认出我来，我就是那个天天放学在他眼皮底下过马路的小姑娘啊，我们还打过交道呢。我小时候，他常常来拉我过马路，因为车太多，我太小了。后来我想快点过马路去，就在车子中间穿来穿去，他还在马路中间大声骂过我。他总是大叫：“你不要命啦！”他一旦大声叫起来，可把南京路上所有的车子声音全都盖下去。

这时候，他又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大吼：“你不要命啦！下来！”

他不明白，这是在飞啊，为什么要下来。

我们顺着南京路的梧桐树赶快就飞走了。

我看到南京路上的车子，已经排队排到上海电视台那儿了，后面一辆出租车上的司机干脆熄了火，对客人说：“前面出事了，听说陕西路口有个警察发疯了。”

那个客人说：“要是让我天天站在这种地方指挥交通，我早就发神经病了，哪会等得到今天。”



那个司机说：“是啊，警察也是挺可怜的，大家一样吃马路饭的。”

飞到国际饭店那儿的时候，妈带我们一下子飞得很高很高，她怕下面的人再看到我们，然后对我们说：“你们不好再惹祸啊，不然我就不能带你们飞了。”

我们就说：“好的好的，我们再也不说话了。”

可这时候，我们听到一个小孩子叫：“哈罗哈罗。”

然后，我们看到在最高一层楼的窗台上，趴着一个金发的小孩子，他在向我们招手。

他小心地问：“你们中间谁是彼得潘？看起来全是女的。”

我和李雨辰都是对着妈妈发了誓的，所以我们闭着嘴，什么也不说。

妈妈说：“彼得潘在英国，太远了，他飞不过来。”

妈认识的童话人物还真的不少。

那小孩点点头说：“难怪我到中国以后，一次也没有见到他了。他答应领我飞一圈的。你帮我告诉他，等我回家再说吧。爸爸妈妈忙着挣中国钱，我们一时还回不去。”



楼顶上的窗子，  
就是我和妈妈飞的时候，  
在窗前谈了一会话的那个小男孩家的窗子。离开了妈妈以后，我又去拍了一张照片，那个男孩子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没有了妈妈，我们再也不能飞那么高去和那小男孩说话了。

妈点点头，说：“好的，我一定告诉他。”

“还有丁克铃，那个小仙人。她常常做错事，可我还是原谅她的，因为她的心好。她第一次要死去的时候，我太小了，因为恨她而没有为她鼓掌，所以她得到的掌声少了，虽然活过来了，可身体一直不好。现在我想想了想，觉得对她很抱歉，请你告诉她，对不起。”



妈应着说：“她一定会明白你的心思的，她也一定会为自己做的错事羞愧，觉得你是一个正直的好孩子，不记你的仇。”

“你说的是真的？”那孩子高兴地问。

“是的，我敢保证。”妈妈认真地说。

那小孩郑重地点点头，说：“谢谢，我就不跟你握手了，我怕自己会摔下去，这里太高了。”

妈笑了：“好的，乖。”

我们飞走的时候，那个小孩还跟我们招了招手。

天开始暗下来，我们看到地上到处都是刚刚亮起来的灯光，因为天还不那么黑，所以看起来它们有一点朦朦胧胧的，很漂亮。会动的是汽车，会闪的，是商店里的霓虹灯。一条南京路上，完全被灯光串了起来，像一根闪闪发光的棒子一样，一直通到江边。更远的地方，是亮闪闪的大桥和东方明珠塔，我们从来还没有想到，从天上看，原来上海是很好看的。南京路上的车子慢慢顶着白灯向这边开，拖着红灯向那边去。现在交通很好，也许路口的那个黑脸警察已经清醒过来了吧。其实他一直就是清醒的，只是没人相信他。



49路终点站等车的人们。

妈望着南京路，说：“我真的是喜欢这地方，我们去看看那个红教堂好吗？”

我们说好。于是，妈妈就领我们穿到黄河路上去，那里有一些老大楼拆掉了，黑洞洞的，好像很凄凉的样子。有一个卖葱油饼的小摊在那里亮着红红的炉火，散发出了葱的香味。

“香啊。”妈妈说。

“香啊。”我和李雨辰也说。

我们的鼻子好饱啊。



飞过人民广场，飞过福州路上密密麻麻的电车电线网，我们到了49路车站那里，那里还是挤满了要乘车回家的人。大概是因为交通堵塞，49路好久不来车，人们站了半条马路，个个嘴里都生气地嘟囔着什么，而在小房子里的人，吓得不敢出来。

我们看到了大树，看到了红教堂，在傍晚的天光和灯影里，它们恍恍惚惚的，好像是梦里的景象。

妈妈说：“它们还在那里。它们都出来了，在唱歌呢，还是从前的歌，我从前就这么唱的。”

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大树在风里响着，树叶在枝上摇着，闪闪发光。

妈妈看看我，说：“天皇皇地皇皇，我就要回家乡，带来了我的女儿和她最好的朋友，求各位为了她们显一显身吧。”

这时那棵黑黑的大树一点点地发出了蓝光，好像被什么东西照亮了似的。然后我发现原来那些透明的蓝光，是坐在树叶上的透明的蓝色小人发出来的光。那是些看不清脸的、身材秀丽的小人，影子都是透明的。

整个49路车站上的人，全都惊呆了，他们一声不



在阳光里，这棵大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可我知道，这是一棵曾经在妈妈的哀求下为我们发过光，唱过歌的大树，树叶子上坐着许多发光的蓝人。

吭地看着突然发光的大树和大树上的小人。一个头发梳得光光的男人，夹着大公文包，突然点了点头，对身边的人说：“原来是激光表演。这是哪家公司的广告创意？”

他身边的人对他嘘了一声，因为他听到了蓝人在唱歌。



我也听到了，它们的歌声是像风铃一样的声音：

“我就是那个渴望感情的蓝人啊，

你愿意胶住我的心吗？

我就是那个千辛万苦的蓝人啊，

你愿意原谅我的心吗？

我就是那个总要离去的蓝人啊，

你愿意记得我的心吗？”

我把自己的手伸过去，轻轻塞到妈妈的手里。妈妈的手是凉凉的。

这时，江西路上有一辆 49 路拐了进来，它雪亮的大光灯像两把刀一样切断了刚刚汇集起来的黑暗。大树在那一刹那暗了下来，就像这里所有普通的大树一样。

那个头发光光的人说：“不错，这是哪家的创意？用不了多少钱，效果不错。”

妈妈带我们飞高了。

李雨辰问：“你回去以后，还会再来吗？像我妈那样，有时接我到她家里去玩。她也会想我的，我到底是



她的女儿。”

我知道，李雨辰这是帮我问的。

妈说：“不会再来了。”她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每个精灵只有一次机会到人间来生活。我的机会已经用掉了。我算是长的，也是好的。许多精灵都是很生气，也很伤心地回到家乡去的，所以，以后他们就很恨人，他们让再到人间来的精灵做出吓人的样子来报复。其实，他们都是伤了心的精灵。我们不像人，人身上可以有许多感情，我们只有一种，所以，伤心的精灵，就只有一种伤心的心情。”

“你也是伤心的精灵吗？”李雨辰问。

“我不是。我会哭，可我从心里喜欢我遇到的人。”妈妈说，“我是悲哀的精灵，我知道自己不合适在人间，可我强求，所以我最后因为自己而伤害了别人，我心里真的是抱歉。要是还可以再来的话，我也不会再来了。”

“那你下次会让别的精灵来吓我们吗？”

“我们这样的精灵，下次会让别的精灵变成杜鹃鸟，不停地唱歌，孩子能在歌声里听到一点点伤心。可上海不是杜鹃可以呆住的地方。它们会住到深山的树林里



去。”

我将来可以做一个能到大山深处去的工作，也许我能听到杜鹃的叫声。我看看妈妈，地上的灯光映照着她美丽的脸，如果她变成一只鸟，一定会是最美丽的小鸟的。

妈转过头来看看我，她说：“人的生活很美好，然后一直抓着伤心的事不放，心会累得跳不动的，这样，等到你想要高兴，想让心跳得快一点，心也不会跳快了。一个人的生活，应该要让你的心一直跳得又快又高。”

这是对我说的，我知道。妈想让我像从前一样，当个快活的小孩，那时候妈常常伏在我的身上听我的心跳，她总是说：“它跳得多快啊，它多高兴啊。”妈妈自己没有心跳，她最喜欢的事，就是听我的心跳。

妈拉着我们往回飞，她累了。

妈妈要等到午夜 12 点走，那时，人间的时间和精灵世界的时间有几分钟的重合，就像两艘宇宙飞船到了同一个轨道上，有一刹那可以对接了一样。这时候，精



深夜的 20 路电车上，妈妈和一个白头发的老人对望着。

灵到人间来的车站会开门。精灵可以到人间来，也可以回精灵世界去。

爸爸说：“我和陈森森去送你。”

妈看了我们一眼，说：“可是，你们会觉得不舒服的。那是精灵车站，大家都在那里进进出出，你们会觉得冷。”

爸爸说不怕。

我也点点头。



李雨辰也要来送。李雨辰说，我的妈妈也等于是她的妈妈一样，或者不那么肉麻的话，是她最好的朋友。

那天深夜，我们四个人一起走出家。院子里有一只猫，静静地站在大树下，它绿色的眼睛圆圆地看着我们，对着妈轻轻地呜咽了一声。我想它也知道妈妈要走了吧。

南京西路上的霓虹灯照亮了马路中间的一小团蓝雾。一辆空空的 20 路电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把那蓝色的雾气赶开了。车上有一个头发雪白的老人，靠着窗子，静静地望着我们，突然，他伸出手来，把手掌向外，妈也对他伸出一个手掌。我知道，那个老人一定也是一个精灵，我想他们是在告别。

妈妈领着我们拐进小路，往前走。可这是去李雨辰家的路啊。

我们一直走，走到李雨辰家的楼下，然后看到前面有一大片拆掉了房子留出来的空地。空地中央有一丛突然高高长起来的野草，像一个小小的孤岛，那些高高的野草在月光下面变成了白色，像波浪一样在我们面前起伏着。我发现头顶上，有一颗很白的大星星照亮着这



里，像是为这里点亮的路灯一样。

这里真的很冷，现在是夏天，又是高温时候，许多家通宵开空调才能睡觉，可我们穿了毛衣，还觉得有很凉的气从四面八方钻到毛衣里面，李雨辰比我瘦，她开始发抖了。

妈妈说：“到了。”

原来这里就是精灵车站啊。妈四下里看了看，满意地叹了口气，对爸爸说：“很好，今天没有精灵在这里。”

爸低下头，抱着我的肩膀说：“其实有也没关系。”

我看着妈妈在月光下的脸，她很累了，可还是很好看。我把早就准备好的信封交到妈妈手里，那是我拍的照片，49路车站的傍晚，我家的客厅，还有我们家的合家欢，等妈妈回到她的家乡，她能回忆在上海的日子，还有她的孩子。

妈犹豫了一下，接过去。

妈妈摸摸我的脸，她的手很凉：“陈森森。”她轻轻说，“陈森森，你是我的好孩子。谢谢你，谢谢你做的所有的事，就是没有这些照片，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的。”

我说不要谢。

爸爸走过来抱住妈妈，爸像抱一个人一样去把手臂合过去，可抱了个空。妈已经开始变空了。

爸爸没料到妈是这样一点一点变空而走的，我们还能看到她，像真的一样，就站在我们跟前，可已经摸不到了。爸有点着慌，只会说：“你放心，你放心，你自己不要太伤心。”

妈在月光下一点一点变蓝，她的脸上开始被一种淡蓝色的雾气所笼罩，我看不清。我叫：“妈！妈！”

妈张张嘴，可她说不出来，她的脸越来越模糊了。

她把手伸出来，手掌向外，我看到她的食指上有一块黑墨水的痕迹，那是她从前为报纸画插图时留下来的。她在对我们做对车上老人也做过的那个手势。

“妈妈，先等等，我有一句话说。”

我伸手去拉妈妈，可她的衣服像影子一样从我手里一掠而过。我抓到的只是一小块蓝色。而我头顶上的大星星，突然发出特别明亮的光来，轻轻抹掉了我手掌里



李雨辰打算送给我妈妈的临别礼物：一罐可口可乐。

最后剩下来的一点蓝光。

“妈妈！”

妈妈身后高大的野草哗哗地响着，虽然没有一点点风，可是它们深深地向两边分开去，让出一条路来，在野草的深处，有一小块被蓝色的大星星照得发白的空地。

妈妈的蓝影子渐渐淡了，像街上的雾气一样散了。

我的妈妈没有了。

然后，有一些小小的纸片从野草丛里飘出来，落到我们的面前，那是我刚刚交给妈妈的照片，只是一小会



我当时很想让妈妈最后拍一张照片作为永久的留念，没有想到，我拍出的是这样一些浓浓的烟雾，妈妈正在离

精灵车站里一团浓影，那是她的车进站了吧？妈妈看上去不那么容易离开，因为当她的身体已经飘摇离去的时候，她的脚还在原地站着不肯动。

到照相店里去洗照片时，阿姨没有为我印这张照片，阿姨以为我拍坏了，可我说，这是我最宝贵的照片。阿姨就用优惠券帮我放了一张大大的相片。



儿，可照片变旧了好多，边边角角全都磨毛了边。妈妈到底没能把人间的礼物带回去，她把它们还给我。只是在每张照片上她都为我贴上了一朵蓝色的小花朵，现在，它们成了妈给我的礼物，使我记住有一个精灵妈妈的童年。

一直沉默着的李雨辰突然放声大哭，有一样东西“咚”地落到地上，那是一罐可口可乐，上面还有连环奖的标志，是李雨辰给妈妈的临别礼物。“你的妈妈也是我的妈妈。”她大哭着说。

爸爸慌忙去捂李雨辰的嘴，说：“别哭别哭，要不然，精灵会走得很痛苦的。求你别哭。”

李雨辰马上自己捂住了嘴。

就让我的妈妈好好地回家乡去吧，不要哭。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请自己补充书名

作者 = 请自己补充

页数 = 请自己补充

S S 号 = 请自己补充 S S  
I D

出版日期 = 请自己补充

出版社 = 请自己补充

前言  
目录  
目

录

一

我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二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

三

孩子的生活可真不容易

四

我有精灵助考

五精灵爱人间

六

爸爸还是要离婚

七

孩子能做

什么

八

小孩学坏

并不容易

九

又发生了

惊天动地的事

十

永别了，

妈妈